國語

附校刊札記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語

附校刊札記

（二）

韋昭注

國語卷第六

齊語

桓公自莒反於齊。桓公、齊太公之後、僖公之子、襄公之弟、桓公小白也。初襄公立、其政無常、鮑叔牙曰、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公孫無知殺襄公而立、管夷吾邵忽奔魯、公孫無知殺襄公而立、管夷吾邵忽奔魯、公孫無知殺無知、逆子糾于魯、莊公不即遣、而盟以要之、齊大夫歸、逆小白于莒、莊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使鮑叔爲宰。鮑叔、齊大夫、姒姓之後、叔牙之子、叔牙也、幸太宰也。

之庸臣也。庸、凡庸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其管夷吾乎。管夷吾、齊卿、姬姓之後、敬仲也。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寬則得衆、惠則足以使民、柔安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柄、謂本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軍門、立旌爲軍門、若今牙門矣。加、益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三君皆云濱、近也、管仲臣於子糾、乾時之戰、親射桓公中鉤。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動也。君、子糾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宥、赦也、猶是、言爲君猶爲子糾也。桓公曰、若何。若何得還。鮑子對曰、請諸魯。是時桓公使鮑叔脅魯、殺子糾、邵忽死之、管仲不死。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施伯、魯大夫、惠公之孫、施父之子。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之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莊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

才也。才冠下也。天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爲魯國憂矣。莊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授予齊使也。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以親爲戮。欲得生自戮之以逞射己之忿。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猶未得所請也。請生之。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之而退。比至三。豐三浴之。以香塗身曰豐。亦或爲薰。桓公親逆之于郊。逆。迎也。郊。近郊也。而與之坐而問焉。還國與坐也。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居高臺以自尊也。田狩畢弋。田。獵也。狩。圍守而取禽也。弋。繳射也。畢。掩雉兔之網也。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崇。高也。九妃六嬪。唐尚書曰。九妃。三國之女。以姪姊從也。昭謂正適稱妃。言九者。尊之如一。明其淫侈非禮制也。姪姊之屬。皆稱妾。嬪。婦官也。陳妾數百。陳。列也。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遊車之覆。戎。兵車也。遊。車之小者也。覆。殘也。優笑在前。賢材在後。優。倡俳也。是以國家不日引。引。申也。不月長。長。益也。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爲此若何。爲。治也。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典。周管子之先也。績。功也。言昭王穆王。雖有所闕。猶能世法文王武王之典。以成其功名也。周語曰。厲始革典。言至厲王。乃變更文武之常典。合羣叟。比校民之有道者。合。會也。叟。老也。比。比方也。校。考也。合會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設象以爲民紀。設象。謂設教象之法於象魏也。周禮。正月之吉。懸法於象魏。使萬民觀焉。挾日而斂之。所以爲民紀綱也。式權以相應。式。用也。權。平也。治政用民。仰平均相應也。比綴以度。比。比其衆寡也。綴。連也。連其夫家也。度。法也。摶本肇末。摶。等也。肇。正也。謂先等其本。以正其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糾。牧也。班序顛毛。以爲民紀。統。班。次也。序。列也。顛。頂也。毛。髮也。統。猶經也。言次列頂髮之白黑。使長幼有等。以爲治民之經紀。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參。三也。國。郊以內也。伍。五也。鄙。郊以外也。謂三分國都。以爲三軍。五分其鄙。以爲五屬。聖王。謂若湯武也。定民之居。成民之事。謂使四民各居其職所也。若工官府。農就田野。所以成其事也。陵爲之終。以爲葬也。而愼用其六柄焉。柄。本也。六柄。生

殺貧富貴賤也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四民謂士農工商）雜處則其言咙（咙亂貌也）其事易（易變也）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士講學道藝者閒燕猶清淨也）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萃集也處聚也）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物事也遷移也）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肅疾也）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爲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謂死生疑釋之時也）辨其功苦（辨別也功牢苦脆也）權節其用（權平也視其平沈之均也節節其大小輕重）論比協材（論擇也比比其善惡也協和也和其剛柔也）旦暮從事施於四方（施其物用於四方也）以飭其子弟飭教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陳亦示也功成功也功善則有賞）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爲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四時所用者預資之也）監其鄉之資（監視也資財也）以知其市之賈（視其貴賤有無）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背曰負肩曰擔任抱也荷揭也）服牛軺馬（服謂牛服車也軺馬車也詩云）以周四方（周徧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市取也鬻賣也）旦暮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賴贏也）相陳以知賈（賈市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爲商令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四時樹藝各有宜也）權節其用（權平也節其器用小大倨勾之宜也）耒耜耨（耒拂也耨所以擊草也）芟（芟大鎌也所以芟草也）及寒（寒謂季冬大寒之時也）擊菜除田（菜枯草也）以待時耕（時耕謂立春之後）及耕深耕而疾耰之（耰平也）以待時雨（疾速也耰耰平也時雨生當種也）時雨既至挾其槍刈（在掖曰挾槍椿也刈鎌也）耨鎛（耨鎛鉏也鎛鉏鎛也）以旦暮從事於

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脫。解也。茅蒲。簑笠也。襏襫。蓑衣也。露體塗足。露。濡也。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敏。猶材也。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曙。曙。近也。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秀。民之秀出者也。賴。恃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掌民之官也。罪在五刑也。有司已於事而竣。已。畢也。竣。退伏也。桓公曰。定人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唐尚書云。四民之所居也。昭謂國。國都城郭之域也。唯士工商而已。農不在也。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爲二十一鄉。二千家爲一鄉。凡二十一鄉。此管子制。非周法也。工商之鄉六。工商各三也。二者不從戎役也。士鄉十五。唐尚書云。士與農共十五鄉。昭謂。此士。軍士也。十五鄉合三萬人。是爲三軍。農野處而不曙。不在都邑之數。則下所云五鄙是也。公帥五鄉焉。五鄉萬人。是謂中軍。公所帥也。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國子高子。皆齊上卿。各帥五鄉。爲左右參國起案。以爲三官。參。三也。案。界也。分國事以爲三也。臣立三宰。三宰。三卿也。使掌羣臣也。工立三族。族。屬也。晉趙盾爲旄車之族。上言工商之鄉六。則各三也。市立三鄉。市。商也。商處市井。故曰市也。澤立三虞。周禮有澤虞之官。虞。度也。掌度知川澤之大小。及所生有者。山立三衡。周禮有山虞林衡之官。衡。平也。掌平其政也。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欲行伯道。討不義也。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舊法。百王之法也。擇其善者而業用之。業。猶創也。遂滋民與無財。遂。育也。滋。長也。貧無財也。振業之。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周禮。五人爲伍。百人爲卒。今管子亦以五人爲伍。而以二百人爲卒。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

寄政。事戎事也。隱匿也。寄託也。匿軍令託於國政。若有征伐。鄰國不知。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內政。國政也。因國政以寄軍令也。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軌中一人爲之長也。十軌爲里。里有司。爲立有司也。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賈侍中云。良人。卿士也。昭謂良人。卿大夫也。以爲軍令。爲軍掌令也。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居則爲軌。出則爲伍。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小戎。兵車也。此有司之所乘。故曰小戎。詩云。小戎俴收。古者戎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今齊五人。所謂寄政也。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五鄉。每一軍有五鄉也。鄉帥。卿也。萬人爲軍。齊制也。周則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帥。長也。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春田曰蒐。振。整也。旅。衆也。周禮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秋以獮治兵。秋田曰獮。周禮仲秋教治兵。遂以獮田。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遷徙。猶改更也。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恤。憂也。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疇。匹也。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見。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致死以相救。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方。當作橫。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屏。藩也。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禦。當也。正月之朝。鄉長復事。鄉長。鄉大夫也。復。白也。周禮。正月之吉。鄉大夫受法于司徒。退班於鄉吏。以考其行也。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惠質仁。惠。解。晾也。質。性也。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竣。退也。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脛本曰股。肱。臂也。大勇爲拳。詩云。無拳無勇。有則以告。有而

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悌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上。君長也。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比。阿黨也。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役。爲也。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官長。長官也。期。期年也。伐。功也。書其所掌在官有功者。以告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復。白也。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休。美也。惟愼端慤。以待時使。民以勸。綏謗言。待時。動不違時也。綏。止也。足以補官之不善政。謂前有闕者也。桓公召而與之語。訾相其質。訾。量也。相。視也。足以比成事。比。輔也。足以輔其官成其事。誠可立而授之。言可立以爲大官而授之事也。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患。難也。疚。病也。豫設以國家之患難問之。不病不能也。退問之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問其鄉本其行能也。厲。惡也。升以爲上卿之贊。贊。佐也。謂之三選。三選。鄉長所進。官長所選。公所訾相。國子高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鄉。里以閭。長幼不相踰也。朝不越爵。賢不肖之爵。不相越也。罷士無伍。罷。病也。無作曰病。無伍。無與爲伍也。周禮。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罷女無家。夫稱家也。夫是故。民皆勉爲善。與其爲善於鄉也。不如爲善於里。與其爲善於里也。不如爲善於家。求其事行也。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對曰。管子上言參其國而伍其鄙。內政既備。故復問伍鄙之事。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相。視也。衰。差也。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出。以差征賦之輕重也。移。徙也。政不旅舊。則民不偷。舊。君之故舊也。偷。苟且也。不以故人爲師旅。則民不苟且也。孔子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時。謂衡虞之官。禁令各順其時。則民之心不苟得也。陵阜陸墐。井田疇均。則民不憾。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墐。溝上之道也。九夫爲井。井間有溝。穀地曰田。麻地曰疇。均。平也。憾。

恨也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略奪也遂長也）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爲邑邑有司（制野鄙之政也此以下與郊內之制異也）十邑爲卒卒有卒帥十卒爲鄉鄉有鄉帥三鄉爲縣縣有縣帥十縣爲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注一屬焉（五屬四十五萬家也）立五正（正長也）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正五也）聽大夫之治也牧政聽縣（牧五屬大夫也聽縣帥之治也）下政聽鄉（下政縣帥也聽鄉帥之治也）桓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怠而不聽治者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寡功者而譴之（譴責也）曰制地分民如一何故獨寡功教不善則政不治（治理也）一再則宥（宥寬也）三則不赦桓公又親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爲義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舉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悌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五屬大夫於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矣以守則固以征則彊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君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鄰國（鄰國親足以爲援不然將爲己害難以遠征）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審正也反還也侵地齊侵取鄰國之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積土爲封資資財也）而重爲之皮幣以驟聘眺於諸侯（眺視也）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爲遊士八十人（州□十人）

齊居一州，爾雅也。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遊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民驩之四曰：齊曰營州也。方。玩好，人所玩弄而好也。鬻，賣也。以監其上下之所好。監，視也。觀其所好，則知其奢儉。上下，君臣也。玩好物貴，則其國奢賤，則其國儉。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爲之若何？甲，鎧也。兵，弓矢之屬。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諸之也。移之甲兵，謂輕其過，使以其罪也。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重罪，死刑也。犀，犀皮，可用爲甲也。戟，車戟也。柲長丈六尺。輕罪贖以鞼盾一戟。輕罪，劓刖之屬。鞼盾，綴革有文如繢。小罪，謫以金分。小罪，不入於五刑者，以金贖。有分兩之差，今之罰金是也。書曰：金作贖刑。宥閒罪，罪，刑罰之也。閒，疑者。書曰：五刑之疑有赦。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索，求也。求訟者之情也。三禁，禁之三日，使審實其辭也而不可上下者，辭定不可移也。坐成，獄訟之坐已成也。十二矢爲束。訟者坐成，以束矢入於朝，乃聽其訟。兩人訟，一人入矢，一人不入，則中入兩矢。乃治之。矢，取往而不反也。周禮以兩造禁人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也。美金以鑄劍戟，鑄，治也。試諸狗馬，狗馬難爲利也。惡金以鑄鉏夷斤斸，惡，麤也。夷，平也。夷所以削草平地。斤形似鉏而小，斸斫也。試諸壤土。甲兵大足。

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主，主人，共用軍也。管子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棠潛，棠潛，魯之二邑。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爲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衛之四邑。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環，繞也。牢，牛羊冢也。言雖山險，皆有牢牧也。一曰，牢，固也。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爲主。燕，今廣陽薊也。反其侵地，柴夫吠狗，燕之二邑。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其封疆，地南至於鬲陰，鬲陰，地名，齊南界也。西至于濟，北至于河，東至于紀酅。紀，故紀侯之國，酅，紀季之邑，已入於齊也。有革車八百乘。賈侍中云：一國之賦，八百乘也。乘七十二人，凡甲士六萬人。昭謂此周制耳。齊法以五十人爲小戎，車八百乘，當有四萬人。又

賈侍中云：海濱也。有蔽，言可依蔽也。渠弭，稗海也。水中可居者曰渚。昭謂有此乃可以爲主人，軍必依險阻者也。

上管仲制齊爲三軍。軍萬人。又曰君有是士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也。而車數多者。其副貳陪從之車也。或云八當爲六。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萊今東萊也。莒琅邪縣也。徐夷徐州之夷也。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汝山。濟。渡也。汝。水也。方城。楚北之阨塞也。謂師至于陘時也。在魯僖四年。汝山。楚山也。使貢絲於周而反。荆州諸侯莫敢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山戎。今之鮮卑。以其病燕。故伐之。刺令支。斬孤竹而南歸。二國山戎之與也。刺。擊也。斬。伐也。令支今爲縣。屬遼西。孤竹之城存焉。海濱諸侯莫敢不來服。海濱。北涯也。與諸侯飭牲爲載。以約誓于上下庶神。飭。牲。陳其牲。爲載書加于牲而已。不歃血。與諸侯戮力同心。戮。并也。西征攘白狄之地。攘。却也。白狄。赤狄之別也。至於西河。西河。白狄之西也。方舟設汎。乘桴濟河。方。併也。編木曰汎。小汎曰桴。濟。渡也。至于石枕。石枕。地名。晉縣。車東馬。踰太行。與辟耳之谿拘夏。太行。辟耳。山名也。拘。夏。辟耳之谿也。三者。皆山險谿谷。故懸鈎其車。偪束其馬。以渡。西服流沙。西。流沙。西吳。雍州之地。南城於周。城。王城也。周襄王庶弟子帶作亂。與戎伐襄王。焚其東門。不克。反胙于絳。說云。胙。賜也。謂天子致祭胙。賞以大輅。龍旂。桓公於絳辭之。天子復使宰桓公使仲孫湫徵諸侯戍周。而城之。事在魯僖十三年。昭謂人君即位。謂之踐孔致之。賈侍中云。反。復也。胙。位也。絳。晉國都也。晉獻公卒。奚齊卓子死。國絕無嗣。晉侯失其胙位。桓公以諸侯討晉。至高梁。使隰朋帥師立公子夷吾。復之於絳。是爲惠公。事在魯僖九年。昭謂人君即位。謂之踐胙。此言桓公城周。尊事天子。又討晉亂。復其胙位。善之也。案內傳。孔致之於絳。惠公卒。子圉立。是爲懷公。晉人殺之。重耳入。殺懷公。文公即位。乃賞從亡者。介推不受。隱而死。文公求之不得。以綿上爲之田。以志其過。此其致胙之事。非致胙於絳也。賈說誤。宰周公致胙於葵丘。致胙肉賜命。無辭讓反覆之文。賈君得之。唐從賈也。嶽濱諸侯莫敢不來服。嶽。北嶽常山。而大朝諸侯於陽穀。陽穀。魯僖三年也。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屬。亦會也。兵車之會。謂魯莊十三年。會於北杏。十四年。會於鄄。十六年。會於淮。乘車之會。在僖三年。三年會于陽穀。五年。會于首止。九年。會于葵丘。九會也。諸侯甲不解壘。壘。所以盛甲也。兵不解翳。翳。所以蔽兵也。弦無弓。服無矢。弦。弓衣也。服。矢衣也。無者。無所用也。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謂首止之會。會王太子。謀寧周也。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於桓公。天子。周襄王也。宰孔。周之公也。胙。祭肉也。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事。祭事也。使孔致胙。且

有後命。且猶復也。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天子稱王官之伯。異姓曰伯。舅無下拜。無下堂拜賜也。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爲君不君。爲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客。客宰孔也。曰。天威不違顏咫尺。違。遠也。顏。眉目之閒也。八寸曰咫。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承。受也。恐隕越於下。以爲天子羞。隕。墜也。越。失也。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輅龍旗九旒渠門赤旂。唐尚書云。大輅非也。賈侍中云。大輅。諸侯朝服之車。謂金輅。鉤樊纓九就。龍旗九旒也。渠門。亦旗名。赤旂。火旗也。昭謂龍旗畫交龍於縿也。正幅爲縿。旁屬爲旒。鉤畫頷之鉤樊。馬大帶纓當胸前革爲之。皆以五采爲飾之。九就。就成也。渠門。兩旗所建。以爲軍門。若今牙門也。諸侯稱順矣。言下拜順於禮也。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夫人。魯莊夫人哀姜也。慶父。莊公之弟。共仲也。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莊公薨。慶父殺太子般。在莊三十二年。又弒閔公。在閔二年。二君弒死。國絕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高子。齊卿。高奚敬仲也。存之。謂立僖公而成魯。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邢。姬姓。周公之後。夷儀。邢邑也。狄人攻邢。在莊三十二年。封而遷之。在魯僖元年。男女不淫。牛馬選具。淫。見淫略也。選。數也。狄人攻衞。衞人出廬于曹。廬。寄也。狄人攻衞。殺懿公。遂入衞。衞人出走。宋桓公逆之於曹。以衞之遺民。立公孫申。以寄于曹。是爲戴公。在魯閔二年。桓公城楚丘以封之。楚丘。衞地。桓公遷其國而封之。事在魯僖二年。其畜散而無育。畜。六畜也。散。謂失亡也。育。養也。桓公與之繫馬三百。繫。馬良馬在閑。非放牧者。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非爲己動也。動爲救患分災也。是故諸侯歸之。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幣。幣帛也。禮。享賓之禮也。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爲幣。罷。不任用也。幣。圭以馬也。縷紵以爲幣。奉藉也。所以藉玉之藻也。縷紵以織。紵不用絲取易共也。鹿皮四分。分。散也。諸侯之使。垂橐而入。垂。言空而來。橐。囊也。翺載而歸。言重而歸也。翺。紵綺文。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許。謂聽其盟也。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己

也。無不從也。故又大施忠焉。施其忠信也。可爲動者爲之動。可爲謀者爲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稱寬。軍謂以軍滅之。不有。以分諸侯也。桓公奔莒。過譚。譚子不禮。入又不賀。北杏之會。遂人不至。故皆滅之。在魯莊十年。及十三年。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言通者。則先時禁之矣。東萊。齊東夷也。使關市幾而不征。幾。幾異服。識異言者不征稅。所以利諸侯致遠物也。征。稅也。取魚鹽也。以爲諸侯利。諸侯稱廣焉。施惠廣也。築葵茲晏負夏領釜丘。四塞。與山戎狄接也。以禦戎狄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禁暴。禁其暴掠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四塞。諸夏之關也。以衛諸夏之地。衛。蔽扞也。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刃。定。奠也。隱。藏也。三革。甲冑盾也。五刃。刀劍矛戟矢也。說云。三革。甲楯鼓。非也。兵事息。則禮樂興焉。得嚴鼓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西行渡河以平晉也。文事勝矣。勝。舉也。是故大國慙媿。小國附協。唯能用管夷吾寧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五子。皆齊大夫也。隰朋。齊莊公之曾孫。戴仲之子。成子也。

國語卷第七

晉語一　武公

武公伐翼。殺哀侯。武公、曲沃桓叔之孫、莊伯之子、武公稱也。翼、晉國都也。哀侯、晉昭侯之孫、鄂侯之子、哀侯光也。初昭侯分國以封叔父桓叔、爲曲沃伯。沃盛、漸昭侯微弱。後六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昭侯之子孝侯於翼。更爲翼侯。後十五年、桓叔之子莊伯伐翼、殺哀侯。後竟滅翼侯之後、而兼之。魯莊公十六年、王使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魯桓三年、曲沃武公伐翼、殺孝侯。翼人立號公、命武公、以一軍爲晉侯。遂爲晉祖考。止欒共子曰。苟無死伯。欒共子、晉哀侯大夫、共叔成也。初桓叔爲曲沃死也。吾以子見天子。共子之父欒賓傅之。故止共子。使無死伯。

令子爲上卿。制晉國之政。上卿、執政、命於天子者也。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三、君父師也。如一、服勤至死也。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食、謂祿也。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族、類也。壹事之、如一事也。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在君父爲君父、在師爲師也。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賜、惠也。以力、謂家臣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私利、謂不死爲上卿也。君何以訓矣。無以教爲忠也。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君、武公也。晉君知成將死其君、爲從臣道也。故使止臣、未知成不死而待君於曲沃之爲二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貳、二心也。遂鬬而死。

獻公卜伐驪戎。獻公、晉武公之子、獻公詭諸也。驪戎、西戎之別在驪山者也。其君男爵、姬姓、秦曰驪邑、漢高帝徙豐民、更曰新豐、在京兆也。史蘇占之。史蘇、晉大夫、占卜之史也。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銜骨。遇、見也。挾、猶會也。骨、所以鯁刺人也。猾、弄也。齒、牙也。兆端左右豐坼、有似齒牙、中有從畫、故曰銜骨。

骨在口中。齒牙弄之。以象讒口之爲害也。禮卜師作龜。大夫占兆。史占墨。兆有二畫。外象戎。內象諸夏。夏。謂晉也。兆端會齒牙交。有似捽捽交對也。交捽是交勝也。臣故云。言晉勝戎。戎復勝晉。且懼有口。齒牙銜骨。皆在口也。攜民國移心焉。攜。離也。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對曰。苟可以攜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胡。何也。逞。快也。壅。防也。甘言入耳。心以爲快。而不知其惡。何可防止也。公弗聽。遂伐驪戎。克之。克。勝也。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爲夫人。驪姬。驪戎君之女也。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司正。正賓主之禮者也。實滿也。曰。飲而無肴。肴。俎實也。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也。卒。盡也。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紀。經也。失官。失守官之節也。有罪二焉。何以事君。二罪。蔽兆失官也。大罰將及。不唯無肴。及。至也。蔽兆失官。則有大罪。非但無肴也。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凶。備之爲瘳。瘳。差也。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不信。卜不中也。何敢憚罰。憚。難也。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有男戎。必有女戎。戎。兵也。女兵。言其禍由姬也。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里克。晉大夫里季子也。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桀禹十七世王皐之孫。王發之子。夏癸也。有施喜姓之國。妹喜。其女也。以女進人曰女。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伊尹。湯相伊摯也。自夏適殷也。比。比功也。伊尹欲亡夏。妹喜爲之作禍。其功同也。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殷辛。湯三十世帝乙之子。殷紂也。有蘇。己姓之國。妲己。其女也。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膠鬲。殷賢臣也。自殷適周。佐武王以亡殷也。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幽王。宣王之子。幽王宮涅也。有褒。姒姓之國。幽王伐之。褒人以美女入。謂之褒姒。是爲幽后。褒姒有寵。生伯服。伯服。攜王也。於是乎與虢石甫比。石甫。虢公之名。鄭語曰。虢石甫讒詔巧佞之人。而立以爲卿士也。逐太子宜臼。宜臼。申后之子。平王名也。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姜姓之國。平王母家也。申人鄫人召西戎以

伐周。周於是乎亡。鄶姒姓。禹後也。鄶及西戎。素與申國婚姻同好。幽王欲殺宜臼。以成伯服。求之於申。申人弗予。遂伐之。故申鄶召西戎以伐周。殺幽王於戲。今晉寡德而安俘女。軍獲曰俘。又增其寵。立以爲夫人也。雖當三季之王。亦不可乎。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且其兆云。挾以銜骨。齒牙爲猾。我卜伐驪。龜往。離散以應我。應荅也。往。令人告龜。辭往伐驪也。其兆離散不吉也。夫若是。賊之兆也。非吾宅也。賊敗國家之兆也。宅。居也。非吾所安居也。離則有之。國分離也。不跨其國。可謂挾乎。不得其君。能銜骨乎。言驪姬不得志於其君。不能銜骨以害人也。若跨有晉國。可謂外內挾乎。跨猶據也。言驪姬不據晉國。而得志於君。齒牙之猾。雖爲中害。國人逢之。誰有不從。言必從也。諸夏從戎。跨其國而得其君。雖逢齒牙。以猾其中。誰云不從。言驪姬若能跨據晉國。而有不從。言必從也。非敗而何。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也。宜。言其惑亂亡皆其宜也。民之主也。縱惑不疚。疚。病也。縱。其淫惑不以爲病。肆侈不違。肆。極也。侈。其泰侈無所違避。流志而行。流。放也。無所不疚。無一處不爲疚也。是以及亡。而不獲追鑒。鑒。鏡也。言不得復追鏡前世善敗。以爲戒也。今晉國之方。偏侯也。方。大也。偏。偏方也。乃甸內偏方小侯也。傳曰。今晉甸侯。其土又小。小於三季王也。大國在側。大國。齊秦也。雖欲縱惑。未獲專也。專。擅也。大家鄰國。將師保之。大家。上卿也。師保。之爲作師保也。多而驟立。不其集亡。驟。數也。集。至也。雖驟立。不過五矣。且夫口。三五之門也。口所以紀三辰五行。故謂之門。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少則三君。多則五君。且夫挾小鯁也。可以小戕。而不能喪國。害在內爲戕。戕。猶傷也。喪。亡也。可以小戕害人。不足以亡國。當之者戕焉。當。值也。值。骨也。鯁者傷也。於晉何害。無大害也。雖謂之挾。而猾以齒牙。口弗堪也。堪。猶勝也。言骨在口。而猾以齒牙。口不能勝也。喻不能終害也。其與幾何。言不久害也。晉國懼則甚矣。亡猶未也。商之衰也。衰。謂帝甲之世也。其銘有之。刻鐘鼎器曰銘。謂之戒。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嗛嗛。猶小小也。不足就。就。成也。不足歸就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矜。大也。祇。適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食。祿也。狃。貪也。不能爲膏。而祇罹咎也。膏。肥也。雖驪之亂。其罹咎而已。其何

能服。驪驪姬也。罹告而已。其後二子爲里克所殺。是也。何能服。何能服人也。吾聞以亂得聚者。聚。財衆也。非謀不卒時。卒。盡也。三月爲一時。非有善謀。不能盡一時。齊無知是也。非人不免。難。非得人衆。不能自免於難。衛州吁是也。非禮不終年。非有禮法。不能終其十年。齊懿公。商人是也。買虞云。買虞云。非終年。與下不盡齒同。非也。非義不盡齒。齒。年壽也。非有義刑。不能盡其年壽。楚靈王滅陳。蔡用隱太子於岡山。是也。非德不及世。世。嗣也。非有德惠。不能及世嗣。晉惠公夷吾是也。非天不離數。離。歷也。非有天命祐助。不能歷世長久也。若齊桓。晉文。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子。孫繼業。神所命也。今不據其安。不可謂能謀。據。居也。言驪姬之謀。不居安存。而處危亡。不可謂能謀。行之以盧之謂。行。行也。不可謂知禮也。不度而迂求。不可謂義。迂。邪也。不度利害之本。而以邪奪正。不可謂得其義。義。宜也。以寵賈怨。不可謂德。賈。市也。言恃寵愛以市怨於國。不可謂有德也。少族而多敵。不可謂天。少。族。族類少也。多敵。多怨也。不可謂有天助也。德義不行。禮義不則。賈怨無德。迂求非義。故德義不行也。則法也。棄人失謀。天亦不贊。行之以齒牙爲棄人。不據其安爲失謀。少族多敵。故天不贊助。吾觀君夫人也。若爲亂。其猶隸農也。隸。今之徒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沃。美也。易。治也。將不克饗。爲人而已。饗。食也。爲人。他人耳。士蒍曰。誠莫如豫。豫而後給。士蒍。晉大夫。劉累之後。豫。叔之子。子輿也。豫備也。給。及也。言先有備而後及事也。夫子誡之。夫子。郭偃也。其言皆誠也。抑二大夫之言。其皆有焉。二大夫。史蘇。郭偃也。既驪姬不克。不能服晉也。晉正於秦。五立而後平。正者。爲秦所輔正。大家。鄰國將師保之。是也。謂以兵之屬也。五立。謂奚齊。卓子。惠公。懷公。至文公。乃平也。

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驪子。驪戎之君也。本爵。男。此云子者。猶言男子也。獲驪姬以歸。立以爲夫人。生奚齊。其姊生卓子。女子謂後生爲姊。於男則言妹也。同生。驪姬請使申生主曲沃。以速懸。申生。獻公太子。恭君也。獻公娶于賈。無子。蒸于齊美。生申喜。是也。虞御史云。速。疾也。懸。繫也。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重耳。夷吾。申生異母弟也。蒲。今蒲坂。屈。北屈。皆在河東。奚齊處絳。晉時都絳也。以儆無辱之故。言出此三子。爲鎮於外。以儆備

戎狄無恥。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曰君以驪姬爲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辱於國也。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曰君以驪姬爲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疾其君也。昔者之伐也。與百姓以爲百姓也。昔者。謂古明君也。爲百姓。云爲百姓除害也。是以民能欣之。欣。欣戴也。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也。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封。厚也。民外不得其利。不得攻伐之利也。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判。離也。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彊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好者好之。惡者惡之。樂則說之。安則居之。故能有常。此言獻公好惡安樂。皆非其所有也。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基。始也。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恥。而信其欲。信。古申字。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美也。好其色。必授之情。情。謂許其子立也。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厚。益也。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深。亂也。亂深女戎。女兵也。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太子。而逐三公子。謂重耳奔狄。夷吾奔梁也。君子曰。知難本矣。知難之本。謂史蘇也。

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公將黜太子申生。黜。廢也。而立奚齊。里克丕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其若之何。荀息曰。吾聞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聞違命。竭。盡也。役。爲也。君立臣從。何貳之有。君正嗣。臣則從而奉之。貳。二心也。丕鄭曰。吾聞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阿。隨也。惑則誤民。民誤失德。是棄民也。言民失德。陷於刑辟。是棄之也。民之有君。以治義也。上下之義也。義以生利。利以豐民。有義故生利也。豐。厚也。若之何其民之與處而棄之也。必立太子。里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吾其靜也。靜。默也。三大夫乃別。蒸于武公。蒸。冬祭也。武公。獻公之祢廟也。在曲沃。公稱疾不與。使奚

齊莊事莊臨也稱疾不自祭而使奚齊者欲風羣臣使知意也奚猛足乃言於太子猛足太子臣也曰伯氏不出奚齊在廟賈唐皆云伯氏申生也一云伯氏狐突也昭謂狐突未杜門故以伯氏爲申生伯氏猶言長子也子盍圖乎圖所以自安固也太子曰吾聞之羊舌大夫羊舌大大羊舌職之父也曰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遷爲敬遷徙也敬順所安爲孝敬順父之所安也棄命不敬言公命我守曲沃我棄之爲不敬也作令不孝作令謂擅發舉以有爲也又何圖焉且夫間父之愛而嘉其貺有不忠焉間離也貺賜也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安其也棄安而圖遠於孝矣吾其止也

獻公田見翟柤之氛田獵也翟柤國名也氛氣也祲氛凶象也凶曰氛吉曰祥歸寢不寐欲伐翟柤也寐瞑也卻叔虎朝公語之語以寢不寐也卻叔虎晉大夫卻芮之父卻豹也卻對曰牀第之不安邪第簀也抑驪姬之不存側邪公辭焉出語士蔿曰今夕君寢不寐必爲翟柤也君意在翟柤也夫翟柤之君好專利而不忌忌難也其臣競諂以求媚其進者壅塞其臣競諂故進者則壅塞其上使不聞過也其退者拒違其過去者則拒違其君也其上貪以忍忍爲不義也其下偸以幸偸苟且也幸徼幸也有縱君而無諫臣縱放也有冒上而無忠下冒抵冒貪也君臣上下各饕其私以縱其回饕足也回邪也民各有心而無所據依據依也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也吾不言子必言之不言讓其上也士蔿以告公悅乃伐翟柤卻叔虎將乘城乘升其徒曰棄政而役非其任也政猶職也役服戎役也卻叔虎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壯事力役也言已無謀又恥無功也被羽先升遂克之羽鳥羽繫於背若今軍將負旐矣

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優俳也施其名也旁淫曰通驪姬問焉曰吾欲作大事大事廢嫡立庶也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三公子申

生重耳夷吾也。對曰。早處之。使知其極。處。定也。極。至也。當早定申生分之都城。而位以卿。使自知其位所極至也。夫人知極。鮮有慢心。鮮。寡也。言人自知其極則戒懼不敢。慢也。雖其慢。乃易殘也。言有官任而違慢易殘毀也。驪姬曰。吾欲爲難。安始而可。難。爲欲殺三公子也。始。先也。優施曰。必於申生。其爲人也。小心精潔。小心多畏忌。精潔不忍辱。而大志重。大。年長也。重。敦重也。又不忍人。不忍施惡於人。精潔易辱。重償可疾。償。償僃也。惇重者守節不易其情。則可疾讎僃也。不忍人。必自忍也。自忍。忍能自殺也。辱之近行。辱。謂被以不義也。驪姬曰。重無乃難遷乎。遷。移也。優施曰。知辱可辱。可辱遷重。言知辱者雖重必移也。若不知辱。亦必不知。固秉常矣。不知。無所知也。秉。執也。固。執常謀因罪以去之也。今子內固而外寵。內固。內得君心。外寵。外見寵愛。且善否莫不信。所善惡不見信。若外殫善而內辱之。無不遷矣。殫。盡也。外盡以善意待太子。而內以不義加辱之。則其心無不移。且吾聞之。甚精必愚。精銳近愚也。精爲易辱。愚不知避難。雖欲無遷。其得之乎。是故先施讒於申生。驪姬賂二五。使言於公。賂。遺也。二五。獻公嬖大夫梁ㄐ與東關五也。曰。夫曲沃。君之宗也。宗。本宗也。曲沃。桓叔之封。先君宗廟在焉。猶西周謂之宗周。蒲與二屈。君之疆也。疆。境也。二屈有南北屈。則是時復有南屈也。今河東有北屈。則是時復有南屈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威。畏也。疆場無主。則啓戎心。啓。開也。開戎侵盜之心也。晉南有陸渾之戎。蒲接之。北有戎。二屈接之。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二公子主蒲與屈。乃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旌。章也。伐。功也。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使俱者。二五同聲也。廣莫。北狄沙漠也。下邑曰都。使如爲晉下邑。公之啓土。不亦宜乎。啓。土。闢境也。公說。乃城曲沃。太子處焉。又城蒲。公子重耳處焉。又城二屈。公子夷吾處焉。驪姬既遠太子。乃生之言。生。生讒言也。太子由是得罪。

十六年。公作二軍。獻公十六年。晉圖之元年也。晉莊十六年。王命晉武公以一軍爲晉侯。至此初作二軍。軍之有上下也。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以伐

霍（霍周文王子霍叔武之國也）師未出士蔿言於諸大夫曰夫太子君之貳也（貳副也）恭以俟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位以卿也）是左之也（左猶外也）吾將諫以觀之乃言於公曰夫太子君之貳也而帥下軍無乃不可乎公曰下軍上軍之貳也寡人在上申生在下不亦可乎士蔿對曰下不可以貳上（猶足不可以貳手也手足左右各自爲貳）公曰何故對曰貳若體焉（體四支也）上下左右以相心目（相助也）用而不倦身之利也（倦勞也有貳故不勞也四體役身故身之利）上貳代舉（上手也）下貳代履（下足也履步也）周旋變動以役心目（役爲也）故能治事以制百物（制裁也）若下攝上與上攝下（攝持也）周旋不動以違心目其反爲物用也（爲物用與百物器用無異也）何事能治故古之爲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左右缺也闕部也）成而不知是以寡敗（不知敵不知有闕）若以下貳上闕而變敗弗能補也（變更也）變非聲章弗能移也（聲金鼓也章旌旗也）聲章過數則有釁有釁則敵入（釁隙也軍法進退旗鼓有數過數則有隙敵見隙而犯己也）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凶猶凶凶恐懼也退却也）敵之如志國之憂也可以陵小（以下軍貳上可以侵陵小國）難以征國（難以征大國）君其圖之公曰寡人有子而制焉非子之憂也（對曰太子國之棟也棟成乃制之不亦危乎棟成謂位已定而更制使將兵危之道也）公曰輕其所任雖危何害（輕其所任謂輕太子所任不重責也雖近危猶無害也）士蔿出語人曰太子不得立矣改其制而不患其難輕其任而不憂其危君有異心又焉得立行之克也將以害之（以得衆害之也）若其不克其因以罪之雖克與否無以避罪與其勤而不入不如逃之（不入不入君意也逃去也）君得其欲太子遠死且有令名爲吳太伯不亦可乎（得其欲得立奚齊也太伯讓季歷遠適吳越後武王追封爲吳伯故曰吳太伯也）太子聞之曰子輿之爲我謀忠矣（子輿士蔿字）然吾聞之爲人子者患不從不患無名

不從。不從父命也。爲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我不才而得勤與從。以戰伐爲勤從也。又何求焉。焉能及吳太伯乎。太子遂行。克霍而反。讒言彌興。彌益也。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彊。彊禦也。甚寬惠而慈於民。慈愛也。皆有所行之。行之皆有法術也。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無乃以國故而行彊於君。以國故。恐敗國之故。而以彊劫君。君未終命而不歿。歿終也。君其若之何。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盍何不也。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惠愛也。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言曰。爲仁與爲國不同。爲仁者。愛親之謂仁。爲國者。利國之謂仁。利國謂安社稷利百姓。故長民者無親。無親。無私親。衆以爲親。苟利衆而百姓和。豈能憚君。豈憚殺君。以衆故。不敢愛親。衆況厚之。況益也。言以衆故殺君。除民害。衆益以爲厚。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美善也。晚後也。蓋掩也。言以後善掩前惡也。凡民利是生。謂爲民生利。殺君厚而利衆。衆孰沮之。沮敗也。殺親無惡於人。人孰去之。苟交利而得寵。志行而衆悅。交俱也。欲其甚矣。孰不惑焉。欲太子也。誰不惑。謂國人也。雖欲愛君。不釋也。釋舍也。今夫以君爲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良善也。喪亡也。若紂有善子。知紂之惡。紂終必滅國。以計言之。不如先自殺之。無章其惡。而厚其敗。厚其敗。謂武王擊以輕劍。斬以黃鉞也。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鈞同也。假借也。而其世不廢祀。至於今。吾豈知紂之善否哉。先自亡之。故無知之者。君欲勿恤。其可乎。恤憂也。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君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稱老。以政授申生。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桓叔。獻公曾祖。曲沃桓叔成師也。桓叔伐晉。殺其兄子昭侯於翼。桓叔生嚴伯。嚴伯又伐翼。殺昭侯之子孝侯。嚴伯生武公。武公滅翼而兼之。武公生獻公。獻公滅桓嚴之族。唯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

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歿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弗勝。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於我。必能害我。夫政而害國。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皐落狄之朝夕苛我邊鄙。（皐落。東山狄也。苛。擾也。）使無日以牧田野。（無日不有狄儆。故不得牧於田野。）君之倉廩固不實。又恐削封疆。君盍使之伐狄。以觀其果於衆也。與衆之信輯睦焉。（果。果於用師否也。輯。和也。）若不勝狄。雖濟其罪。可也。（濟。渡也。以不勝罪之。）若勝狄。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所求益廣。）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狄。諸侯驚懼。吾邊鄙不儆。倉廩盈。四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信。審也。賴。利也。）又知可否。其利多矣。君其圖之。公說。是故使申生伐東山。（東山。皐落氏。）衣之偏袪之衣。（袪在中。左右異。故曰偏。）佩之以金玦。（玦。如環而缺。以金爲之。）僕人贊聞之。曰。太子殆哉。（贊。太子僕也。）殆。危也。）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無常。無常生不立。（奇。異也。不立。不得立也。）使之出征。先以觀之。（觀。觀其用衆也。）故告之以離心而示之以堅忍之權。（離心。偏衣中分也。堅忍。金玦也。玦亦離傳曰。金寒玦離。）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之。（險。危也。）害其身。必外危之。（外危之。使攻伐也。）危自中起。難哉。且是衣也。狂夫阻之。（狂夫。方相氏之士也。阻。古詛字。將服是衣。必先詛之。周禮方相氏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以驅疫也。）其言曰。盡敵而反。（言。謂狂夫祭詛之言也。）雖盡敵。其若內讒何。申生勝狄而反。讒言作於中。君子曰。知微。（知微。謂人贊也。）

十七年冬。公使太子伐東山。（獻公十七年。魯閔二年也。）里克諫曰。臣聞皐落氏將戰。（言其不服。將與申生戰。）君其釋申生也。（釋。舍也。）公曰。行也。里克對曰。非也。（非故事也。）君行。太子居以監國也。（君行則守。有守則從。撫循軍士。）今君居。太子行。未有此也。公曰。非子之所知也。寡人聞之。立太子之道三。身鈞以年。（身鈞。德同也。以年。立長也。）年同以愛。（立所愛也。）愛

疑決之以卜筮。愛疑。愛同也。龜曰卜。蓍曰筮。子無謀吾父子之間。吾以此觀之。言吾使之征伐。欲觀其能否也。公不說。里克退。見太子。太子曰。君賜我以偏衣金玦。何也。里克曰。孺子懼乎。衣躬之偏。而握金玦。令不偷矣。孺子何懼。孺子。少子也。偷。薄也。偏。半也。分身之半。以授太子。又令握金玦。金玦兵要也。君令於太子。不爲薄矣。夫爲人子者。懼不孝。不懼不得。賈唐云。不得。不得君心也。昭謂不得立也。內傳。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子懼不孝。入諫。敬。恭也。不懼不得立。且吾聞之曰。敬賢於請。賢。愈也。言執恭敬。愈於請求。孺子勉之乎。勉爲孝敬也。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孺子勉其父。出勉其子。太子遂行。狐突御戎。先友爲右。狐突。晉周姓。唐叔之後。狐偃之父。狐突。伯行也。先友。晉大夫。先丹木之族。右車右。衣偏之衣。而佩金玦。出而告先友曰。君與我此。何也。先友曰。中分而金玦之權在此行也。孺子勉之乎。中分。中分君之半也。金玦。以兵決事也。狐突歎曰。以麻衣純。雜色曰麻。純。純德。謂太子也。而玦之以金鉞者。寒之甚矣。胡可恃也。玦。猶離也。鉞猶灑灑寒也。言於太子無溫潤也。雖勉之。狄可盡乎。先友曰。衣躬之偏。握兵之要。握兵之要。金玦之勢也。金爲兵。玦所以圖事決計也。故爲兵要。在此行也。勉之而已矣。偏躬無匿。兵要遠災。匿。惡也。衣身之半。君無惡意也。握兵之勢。欲令太子遠災害也。親以無災。又何患焉。至于稷桑。稷桑。卓落狄地也。狄人出逆。逆。拒也。申生生也。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突聞之。國君好艾。大夫殆。艾。當爲外。聲相似。誤也。好外。多嬖臣也。嬖臣害正。故大夫殆。殆。危也。好內。適子殆。社稷危。好內。多嬖妾也。嬖專寵。故適子殆。國家亂。則社稷危。周幽王是也。若惠於父而遠於死。惠。順也。去避奚齊爲順父心。而遠於死也。傳曰。狐突欲行。惠於衆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惠於衆。謂不戰也。太子去。則國不爭。故利社稷。況其危身於狄。以起讒於內也。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歡也。非歡。愛我也。抑欲測吾心也。測。猶度也。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奇服。偏繫。權。金玦也。又有甘言焉。申生將去。父又以美言慰撫之也。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譖在中矣。君故生心。有此甘言。非本意。故言生心也。雖蝎譖焉。避之。不若戰也。蝎。木蟲也。譖從中起。如蝎食木。木不能避也。不戰而反。我

罪滋厚。滋。益也。我戰死。猶有令名焉。有恭從之名也。果敗狄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不出。避難也。避君子曰。善深謀也。

國語卷第八

晉語二　獻公

反自稷桑處五年。自從也。從伐東山戰於稷桑而反也。處五年。晉僖之四年也。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謀謀弒公也。愈益也。曰吾固告君曰得衆。日往日也。衆不利。焉能勝狄。衆若不利焉肯爲用。而勝狄乎。今矜狄之善。其志益廣。矜大也。善用衆。狐突不順。故不出。狐突。申生之戎御也。不順。謂太子不順也。吾聞之。申生甚好信而彊。彊彊禦也。信言必行之。又失言於衆矣。雖欲有退。衆將責焉。失言。許衆以取國也。退謂改悔也。言不可食。衆不可弭。食。僞也。弭。止也。是以深謀。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來。謂轉里克之心。使來從己用也。一日。言其易也。子爲我具特羊之饗。特。一也。凡牲。一爲特。二爲牢。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郵。過也。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唶我。大夫之妻稱主。從夫稱也。孟。或作盍。我教茲暇豫事君。茲。此。里克妻字。唶。嗟也。孟。里克。豫。樂也。暇。閑也。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烏烏。吾。讀如魚。吾吾。不敢自親之貌也。言里克欲爲閑樂事君之道。反不敢自親。吾吾然。其智曾不如烏烏也。人皆集於苑。己獨集於枯。集。止也。苑。茂木貌。己。里克也。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爲夫人。其子爲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無母諭枯。有謗諭傷。傷。病也。優施出。里克辟奠。不餐而寢。辟去

也。奠。置也。熟食曰餐。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曩。向而女也。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成。定也。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秉。執君志。以殺太子。不忍。爲也。通復故交。吾不敢。交。與太子交也。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中立。不阿君。亦不助太子也。且而里克見丕鄭。夜半召優施。且而見丕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丕鄭曰。子謂何。謂對優施言也。曰。吾對以中立。丕鄭曰。惜也。惜。惜其失言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曰不信者。拒優施以不然也。拒之以不然。則驪姬意疏。不敢必也。亦固太子以攜之。固。固持也。攜。離也。固持太子。以離驪姬之黨也。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閒也。故。謂多作計術。以變易其志。志少疏。可閒閒。亦離也。今子曰中立。況固其謀也。況。益也。彼有成矣。難以得閒。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也。及。追也。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言驪姬唯無忌難之。心。執之已固。何可敗也。子將何如。丕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爲我心。制不在我。我無心者。不得自在也。君爲我心。以君爲心。里克曰。弒君以爲廉。賈侍中云。廉。猶利也。以太子故。弒君以自利。虞尚書云。太子殺奚齊。不有其國。以爲廉也。昭謂是時太子未。長廉以驕心。因驕以制人家。吾不敢。制。裁也。自大其廉。而有驕人之心。因驕以裁制人之父子。吾不敢爲也。抑撓志以從君。爲廢人以自利也。撓。屈也。人謂申生。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方。道也。利得道以求成太子。吾力不能爲也。將伏也。伏。隱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難。殺申生。公子也。譖驪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齊姜。必速祠而歸福。齊姜。申生母。福。胙肉也。申生許諾。乃祭於曲沃。歸福於絳。絳。晉所都也。公田。驪姬受福。乃寘鴆於酒。寘。置也。鴆。毒也。寘堇于肉。堇。烏頭也。公至。召申生獻。獻。獻胙也。公祭之地。地墳。將飲先祭。示有先也。墳。起也。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肉。犬斃。斃。死也。飲小臣酒。亦斃。小臣。官名。掌陰命。閹士也。公命殺杜原款。原款。申生之傅也。申生奔新城。新城。曲沃也。新城。爲太子城也。杜原款將死。使小臣圉告

於申生小臣太子小臣也名國原款因爲告太子曰款也不才寡智不敏敏達也不能教導以至於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量尺寸也棄寵求廣土而竄伏焉棄寵令太子棄位也求廣土奔他國也竄隱也小心狷介不敢行也狷者守分有所不爲也言雖知當與申生俱去恥不能事君而出故不敢行也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也言讒言也故陷於大難乃逮于讒逮及也然款也不敢愛死唯與讒人鈞是惡也讒人讒驪姬也鈞同也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去忠愛之情也不反讒反謂覆申理也讒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有孝名也死不遷情彊也遷易也守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使有遺言屬孤突是也孺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思不亦可乎申生許諾死民之思爲人謂申生曰非子之罪何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釋必歸於君是怨君也釋解也歸於君也章父之惡取笑諸侯吾誰鄉而入取笑諸侯諸侯所笑也當趣誰鄉入誰國也內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罪是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怨君智不重困勇不逃死若罪不釋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智逃死而怨君不仁有罪不死無勇去而厚怨惡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將伏以俟命驪姬見申生而哭之就曲沃哭之曰有父忍之況國人乎有父忍自殺之況能愛國人乎忍父而求好人人孰好之殺父以求利人人孰利之皆民之所惡也難以長生驪姬退申生乃雉經於新城之廟雉經頭懸而死也將死乃使猛足言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聽伯氏以至於死猛足申生臣也伯氏狐突字也不聽謂稷桑之戰不從其言也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圖爲之謀也申生受賜以至於死雖死何悔是以諡爲共君諡法既過能改曰共國人告公以此諡也驪姬既殺太子申生又譖二公子曰重耳夷吾與知共君之事言與其逆謀也公令閹楚刺重耳重耳逃於狄閹閹

士也。楚謂伯楚。寺人披之字也。於令賈華刺夷吾。夷吾逃於梁。賈華。晉大夫。梁。嬴姓之國。伯爵也。唐尚書云。晉滅以爲邑。非也。是時梁尚存。至魯僖公時爲勃鞮。狄北狄。隗姓也。獻公之庶孽。及先君之支庶也。傳曰。獻公之子九人。乃立奚齊焉。始爲令國無公族焉。

秦取之。盡逐羣公子。羣公子。

二十二年。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適齊。楚。獻公二十三年。魯僖五年也。公使寺人披伐蒲城。重耳自蒲出奔。及至也。柏谷。晉地。狐偃曰。無卜焉。狐偃。重耳之舅。狐突之子。子犯也。無卜。不須卜也。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望大。望諸侯朝貢力也。若以偃之慮。其狄乎。可之狄也。夫狄近晉而不通。不與晉通也。愚陋而多怨。多怨於戎狄也。走之易達。不通可以竄惡。竄。隱也。多怨可與共憂。今若休憂於狄。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爲。其無不成。監。視也。之爲。爲誰動也。諸侯所爲。故無不成。乃遂之狄。處一年。公子夷吾亦出奔。處狄一年。魯僖之六年也。公使賈華伐屈。夷吾自屈出奔。曰。盍從吾兄竄於狄乎。冀芮曰。不可。冀芮。晉大夫。冀。缺之父也。後出同走。不免於罪。同走。嫌同謀也。且夫偕出偕入難。偕。俱也。聚居異情。惡。聚。共也。虞云。重耳夷吾。情好不同。故惡相近。昭謂異情。謂各欲求入爲君。於義惡也。不若走梁。梁近於秦。秦親吾君。吾君老矣。秦穆夫人。獻公之女。故親吾君也。子往。驪姬懼。必援於秦。以吾存也。以吾存者。以吾在梁。依秦也。且必告悔。是吾免也。免。免罪也。乃遂之梁。居二年。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居梁二年。魯僖之七年也。環。玉環。還也。釋言。以言自解釋也。四年復爲君。居梁四年。在魯僖之九年也。是歲獻公卒。秦伯納之。

號公夢在廟。號公。王季之子。文王之弟。號仲之後。號公醜也。廟。宮廟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西阿。西榮也。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帝。天也。襲。入也。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史嚚。號太史也。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蓐收。西方白虎金正之官也。傳曰。少皞氏有子。該爲蓐收。天之刑神也。刑殺之神也。天事官成。官成。禍福各以官象成也。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欲轉吉之故使賀也。舟之

僑告諸其族舟之僑號大夫曰衆謂虢不久吾乃今知之以其賀夢也君不度而賀大國之襲於己也何瘳度揆也大國晉也瘳猶損也言君不揆度神意而今賀之何損於禍吾聞之曰大國道小國襲焉曰服襲入也小國傲大國襲焉曰誅傲慢也民疾君之侈也是以遂於逆命逆命拒違君命也今嘉其夢侈必展展申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鑒鏡也鏡所以自省察也民疾其態天又誑之誑猶惑也大國來誅出令而逆逆謂令國人賀夢也宗國既卑諸侯遠己宗國公族也遠疏外也內外無親其誰云救之云言也吾不忍俟也將行行去也以其族適晉六年虢乃亡適晉在晉閔二年也後六年晉僖五年也

伐虢之役師出於虞晉僖五年獻公伐虢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宮之奇虞大夫也諫虞公勿假晉道虞公不聽出謂其子曰虞將亡矣唯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留外寇謂舍晉軍於國除闇以應外謂之忠除去也去己闇昧之心以應外謂之忠忠謂恕也定身以行謂之信定安也行事以求安其身謂之信今君施其所惡於人闇不除矣己之所惡而以施人謂假道以伐虢也以賄滅親身不定矣賄財也謂虞受晉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之道也親謂虢也虞太王之後虢王季之胄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寇知其釁而歸圖焉釁隙也圖謀也已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本謂忠信也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孥適西山孥妻子也西山國西界三月虞乃亡晉滅之

獻公問於卜偃卜偃晉掌卜大夫郭偃也曰攻虢何月也宜用何月對曰童謠有之童童子也行歌曰謠曰丙之晨龍尾伏辰丙丙子也龍尾尾星也伏隱也辰日月之交會也謂魯僖五年冬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丙子朔朝日在尾月在天策伏辰在龍尾隱而未見均服振振取虢之旂均同也戎服君所同也振振盛也武也交龍曰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鶉火鳥星也賁賁鶉貌也天策尾上一星名曰天策焞焞近日月之貌也火鶉火也中居中也成軍軍有成功也傳曰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火中而旦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交晦朔之閒也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魯僖九年秋。魯桓公盟諸侯於葵丘。葵丘。地名也。遇宰周公。宰周公。王卿士宰孔也。爲家宰。食采於周。故曰宰周公。周公自會先歸。遇獻公於道也。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好示。自矜其功。以信施示諸侯。而不務德也。施惠也。力。功也。故輕致諸侯。而重遣之。輕。謂垂橐而入。重。謂棁載以歸。使至者勸。而叛者慕。懷之以典言。懷。安也。典。法也。法言。謂陽穀之會。以四教令諸侯之屬。薄其要結。而厚德之。以示之信。薄。其要結。謂束牲爲盟。馬皮爲幣。三屬諸侯。存亡國三。以示之施。屬。會也。三會。乘車之會也。存三亡國。魯。衞。邢也。是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譬之如室。既鎮其奠矣。又何加焉。奠。楹也。又何加。喻已成也。吾聞之。惠難徧也。施難報也。不徧不報。卒於怨讎。夫齊侯將施惠出責。如出責望其報也。是之不果奉。果。克也。奉。行也。而暇晉是皇。暇。謂不暇以晉爲務也。雖後之會。將在東矣。東。東方也。其後會于淮。是也。君無懼矣。其有勤也。公乃還。無懼於不會。有勤。自勤勞也。

宰孔謂其御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爲城。景。大也。霍。晉山名也。今在河東。而汾河涑澮以爲渠。四者水名也。渠。池也。戎狄之民實環之。環。繞也。汪是土也。汪。大貌。苟違其違。誰能懼之。上違。違去也。其違。違道也。今晉侯不量齊德之豐否。豐。厚也。否。不也。不度諸侯之勢。強弱之勢。釋其閉修。釋。舍也。閉。守也。修。治也。而輕於行道。失其心矣。失其心守。君子失心。鮮不夭昏。夭。夭折也。昏。狂荒之疾。是歲也。獻公卒。八年。爲淮之會。八年。葵丘後八年也。桓公復會諸侯於淮。在魯僖十六年。傳曰。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桓公在殯。宋人伐之。魯僖十七年冬。齊桓公卒。五公子爭立。大子奔宋。宋襄公伐齊。納之。是爲孝公。

二十六年。獻公卒。獻公。二十六年。魯僖九年也。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如何。荀息。奚齊之傅。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徒黨也。荀息曰。死吾君。死畜吾君也。而殺其孤。吾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蔑。無也。里克曰。子死孺子立。不

亦可乎。子死孺子廢焉用死。荀息曰。昔君問臣事君於我。我對以忠貞。君曰。何謂也。我對曰。可以利公室。力有所能。無不爲忠也。葬死者。養生者。死人復生不悔。得其所任。故不悔也。生人不媿。貞也。吾言既往矣。往。行也。豈能欲行吾言。而又愛吾身乎。雖死焉避之。焉得避之。里克告丕鄭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何如。丕鄭曰。荀息何言。荀息有荀息曰。死之。丕鄭曰。子勉之。夫二國士之所圖。無不遂也。二國士。里克荀息也。遂。行也。助行我爲子行之。其事。謂使狄援秦之屬。狄子帥七輿大夫以待我。七輿。申生下軍大夫也。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驪歜。纍虎。特宮。山祁也。待我。待我應也。我使狄以動之。援秦以搖之。重耳在狄。故告狄人。結援於秦。以搖動晉國。敗奚齊之黨。立其薄者。可以得重賂。結秦狄之援。以立二公子。厚者可使無入。於己厚者。可使二公子不得入立也。國誰之國也。言晉國可專也。里克曰。不可。克聞之。夫義者利之足也。有義然後利立。故曰利之足也。貪者怨之本也。貪則專利。故人怨之。廢義則利不立。無是故不立。厚貪則怨生。夫孺子豈獲罪於民。將以驪姬之惑蠱君。而誣國人。蠱。惑也。誣。罔也。讒羣公子。而奪之利。使君迷亂。信而亡之。信姬之言。令皆奔去。殺無罪。以爲諸侯笑。無罪。謂申生。使百姓莫不有藏惡於其心中。人懷悖逆也。恐其如壅大川。潰而不可救禦也。禦。止也。是故將殺奚齊而立子之。在外者。以定民弭憂。於諸侯且爲援。弭。止也。言諸侯義己。則得以爲援也。庶幾曰。諸侯義而撫之。百姓欣而奉之。國可以固。固。安也。今殺君而賴其富。賴。利也。貪且反義。貪則民怨。反義則富不爲賴。不義而富。必危。故不爲利。賴富而民怨。亂國而身殆。懼爲諸侯載。載。見於書。爲後戒也。不可常也。丕鄭許諾。於是殺奚齊卓子及驪姬。而請君於秦。既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而輔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食。偽也。既殺奚齊卓子。里克及丕鄭。

使屠岸夷（屠岸夷，晉大夫也）告公子重耳於狄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非亂何入，非擾何安，亦言勞民易爲治也），子盡入乎。吾請爲子鉏（鉏，鋤也）。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樹，木也；始，根本也），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長，長民也；導，訓也），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喪以爲樂也）。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怠，懈也），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易，反也）。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不我導，不從我訓也；長，君也）。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偃，子犯名，重耳舅，故曰舅），喪亂有小大，大喪大亂之刻也，不可犯也（刻，鋒也）。父母死爲大喪，讒在兄弟爲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洒掃之臣（洒，灑也），死又不敢涖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涖，臨也）。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洒掃之臣，死又不敢涖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涖，臨也

諾乃使梁由靡告於秦穆公。梁由靡晉大夫。秦穆公伯盆之後。德公之子。穆公任好也。曰。天降禍於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之紹續昆裔。紹繼也。續嗣也。昆後也。裔末也。隱悼播越。託在草莽。未有所依。隱憂也。悼懼也。播散也。越遠也。依倚也。又重之以寡君之不祿。喪亂並臻。士死曰不祿。禮君死。也於他國曰寡君不祿。謙也。臻至也。以君之靈。鬼神降夷。喪善也。罪人克伏其辜。罪人。驪姬也。羣臣莫敢寧處。將待君命。待君命所立也。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逋遷。裔胄而建立之。逋亡也。遷徙也。胄後也。以主其祭祀。且鎮撫其國家。及其民人。雖四鄰諸侯之聞之也。其誰不儆懼於君之威。而欣喜於君之德。終君之重愛。受君之重貺。而羣臣受其大德。終君謂獻公也。貺賜也。晉國其誰非君之羣隸臣也。隸役也。秦穆公許諾。反使者。反報反也。乃召大夫子明及公孫枝。子明秦大夫百里孟明視也。公孫枝秦公孫子桑也。曰。夫晉國之亂。吾誰使先。當先立誰。若夫二公子而立之。若之使之二公子擇所立也。以爲朝夕之急。言晉無君。朝夕之急也。大夫子明曰。君使縶也。縶秦公子顯也。縶敏且知禮。敬以知微。敏能竄謀竄。微知禮可使。敬不墜命。墜失也。微知可否。密微故知可否也。君其使之。乃使公子縶弔公子重耳於狄。曰。寡君使縶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弄亡之憂。加之以喪親也。寡人聞之。得國常於喪。失國常於喪。若齊桓公以喪得國。子糾以喪失之。是也。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爲親。亡人無親者。被不孝之名。棄親而亡也。當信行仁道。然後有親也。是故置之者不殆。置立也。殆危也。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誰以我爲仁。人實有之。我以徼倖人孰信我。人實有之。時多公子。非獨己有也。我從外徼倖而求之。誰謂我信。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公子重耳出見使者。使者。公子縶也。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反國之命也。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他志。以辱君義。他志。謂爲君。再拜。不稽首。起而哭。

易位而哭也。退而不私。不私不私訪也。公子縶退。弔公子夷吾於梁。如弔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勤我矣。勤我助我也。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狷潔。狷潔不行。亡人不可以狷潔。以狷潔則大事不行。重賂配德。以重賂配己之德。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徼倖不亦可乎。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縶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賈侍中云。汾水名。汾陽晉地。百萬百萬畝也。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負蔡地名。君苟輔我蔑天命矣。蔑無也。無復天命在秦而已。亡人苟入掃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言但得守宗廟社稷。不敢望國土。君實有郡縣。言君亦自有郡縣。非謂之無也。且入河外列城五。河外河東也。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也。豈謂君無有。亦爲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津水也。梁橋也。非謂君無有若此地者。欲君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故進之耳。亡人之所懷挾纓纊以望君之塵垢者。挾持也。纓馬纓也。纊馬腹帶也。言塵垢不敢當盛也。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二十兩爲鎰。珩佩上飾也。珩形似磬而小。詩傳曰。上有蔥珩。下有雙璜。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左右。公子縶也。公子縶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役爲後也。役貪也。起而哭。愛其父孝也。退而不私。不役於利也。不役利國家。不貪成名也。公子縶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載成也。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猾其中。猾亂也。且可以進退。進退猶改易也。臣聞之曰。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仁置有德。武置服從。是故先置公子夷吾。實爲惠公。穆公問冀芮曰。公子誰恃於晉。對曰。臣聞之。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有與爲黨。必有與爲讎。言無黨則必無讎也。夷吾之少也。不好弄戲。不過所復。不過差也。怒不及色。無色過也。及其長也。弗改。故出亡無怨於國。而衆安之。不然。夷吾不佞。其

誰能恃乎。佞，才也。言無才恃則恃秦也。君子曰。善以微勸也。

國語卷第九

晉語三　惠公

惠公入而背外內之賂。惠公、獻公庶子、重耳之弟。惠公夷吾也。外、秦也。內、里丕也。與人誦之。與衆也。不歌曰誦。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僞善爲佞。佞謂里丕受惠公賂田而納之。見佞謂惠公入而不與也。果猶竟也。喪、亡也。詐之見詐。果喪其賂。詐、謂秦以詐立惠公。不置德而置服也。見詐謂惠公入而背之也。得之而狃。終逢其咎。謂惠公也。狃、忸也。謂敗於韓。喪田不懲。禍亂其興。興、謂丕鄭不得田。不懲艾。復欲與秦共納重耳。惠公殺之。既里丕死。既、已也。惠公二年春、殺里克。秋、殺丕鄭。禍公隕於韓。禍、貪狀之禍。秦伐晉、戰於韓。獲惠公以歸。隕、其師徒。在魯僖十五年。郭偃曰。善哉。夫衆口禍福之門。偃、晉大夫。善與人之誦、豫知之。故云衆口禍福之門。是以君之省衆而動。動、行也。監戒而謀。謀度而行。監、察也。度、揆也。察衆口以爲戒謀事揆義乃行之。故無不濟。內謀外度。考省不倦。考、校也。日考而習。戒備畢矣。日自考省、習而行之。戒備之道畢於是矣。

惠公卽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共世子、申生也。獻公時、申生葬不加禮。故改葬之。惠公蒸於獻公夫人賈君。故申生臭達於外。不欲爲無禮者所葬。唐以賈君爲申生妃。非也。傳曰、獻公娶於賈。無子。國人誦之曰。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賈唐云、貞、正也。謂惠公改葬世子而不獲吉報也。孰誰也。斯、斯世子也。誰使是人有是臭者。言惠公使之也。或云、貞、謂申生也。與下相違。似非也。貞爲不聽。以正葬之。而不見聽。信爲不誠。信心行之。而不見誠。國斯無刑。偸居倖生。刑、法也。言惠公偸竊居位。僥倖而生。不更厥貞。大命其傾。不變更其正。大命將傾傾危也。威兮懷兮。威、畏也。懷、思也。言國人畏惠公思重耳。各聚爾有。以待

所歸兮。爾有所有也。猗兮違兮。心之哀兮。猗歎也。違去也。言民心欲去其上安土重遷。故心哀之。歲之二七。其靡有徵兮。二七十四歲後也。靡無也。無有徵者亦亡。謂子圉。若狄公子。吾是之依兮。謂重耳。鎮撫國家。爲王妃兮。言重耳當伯諸侯。爲王妃偶。郭偃曰。甚哉。善之難也。難難爲也。君改葬共君。以爲榮也。而惡滋章。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民實戴之。美善也。播布也。越揚也。戴欣戴也。惡亦如之。故行不可不愼也。必或知之。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冢嗣。太子也。替滅也。其數告於民矣。數謂二七。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民矣。魄形也。兆見也。若入必伯諸侯。以見天子。其光耿於民矣。耿猶昭也。數言之紀也。數其數也。魄意之術也。意民之志也。術導也。魄兆見而民志隨。光明之曜也。紀言以敍之。敍述也。述意以導之。導開導也。明曜以昭之。不至何待。欲先導者行乎。先導爲重耳導引者。可行也。將至矣。

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之鎮。芮冀芮也。鎮重也。郭偃聞之曰。不謀而諫者。冀芮也。不圖而殺者。君也。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無後。無後嗣也。志道者勿忘。將及矣。志識也。及至也。及文公入。文公重耳。秦人殺冀芮而施之。冀芮既納文公。而悔將殺之。文公知之。潛會秦伯于王城。冀芮焚公宮。求公不得。遂如河上。秦伯誘至殺之。陳尸曰施。

惠公既卽位。乃背秦賂。使丕鄭聘於秦。且謝之。謝不時也。而殺里克。曰。子殺二君與一大夫。二君。奚齊卓子。大夫荀息。爲子君者。不亦難乎。丕鄭如秦謝緩賂。緩遲也。乃謂穆公曰。君厚問以召呂甥郤稱。冀芮而止之。止留也。問聘也。謂報丕鄭之聘。以師奉公子重耳。臣之屬內作。晉君必出。屬七輿大夫出奔也。穆公使泠至報問。泠王秦大夫。且召三大夫。鄭也與客

將行事。客冷至也。將行事也。冀芮曰。鄭之使薄而報厚。薄。禮幣少。其言我於秦也。必使誘我。弗殺。必作難。是故殺丕鄭及七輿大夫。七輿。申生下軍七輿大夫也。共華賈華叔堅騅歜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丕豹出奔秦。豹。丕鄭子。丕鄭之自秦反也。聞里克死。見共華曰。可以入乎。共華曰。二三子皆在外而不及。二三子。七輿大夫也。不及。罪不及。子使於秦。可哉。可。可以入也。丕鄭入。君殺之。共賜謂共華。共賜。華之族。晉大夫。曰。子行乎。其及也。行。去也。其將見及。共華曰。夫子之入。吾謀也。將待也。言已誤丕鄭。將待禍也。賜曰。孰知之。共華曰。不可知而背之。不信。謀而困人。不智。謀不中爲困。不可。中困而不死。無勇。任大惡三。行將安入。任。荷也。子其行矣。我姑待死。子。共賜。丕鄭之子曰豹。出奔秦。謂穆公曰。晉君大失其衆。背君賂。殺里克。而忌處者。衆固不說。忌。惡也。處者。國中大夫也。今又殺臣之父及七輿大夫。此其黨半國矣。君若伐之。其君必出。穆公曰。失衆安能殺人。人。謂里丕及七輿大夫。且夫禍唯無斃。斃。死也。罪不至死。則不爲亂。足者不處。罪足以死。則不處國。處者不足。處國者。不足以死也。勝敗若化。化。言轉化無常也。猶丕鄭欲殺君。君反殺之。以禍爲達。孰能出君。達。去也。謂丕豹以禍故而去其國。誰能出君乎。爾俟我。俟。待也。待我圖之。

晉饑。在魯僖十三年。乞糴於秦。丕豹曰。晉君無禮於君。衆莫不知。無禮。背賂也。往年有難。今又荐饑。難。謂殺里丕之黨。仍饑曰荐。已失人。又失天。其有殃也多矣。君其伐之。勿予糴。公曰。寡人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天殃流行。國家代有。代。更也。補乏薦饑。道也。不可以廢道於天下。薦。進也。謂公孫枝曰。予之乎。枝。子桑也。公孫枝曰。君有施於晉君。晉君無施於其衆。今旱而聽於君。其天道也。聽。聽於君命。君若弗予。而天予之。予之年。苟衆不說。其君之不報也。則有辭矣。

苟使晉衆不說惠公，不報秦施，今不予，不若予之，以說其衆，衆說，必咎於其君，其君不聽，然後誅焉，雖欲禦我，誰與？是故汜舟於河，歸糴於晉，汜浮也，歸不反之辭。秦饑，公令河上輸之粟，河上，所許秦五城也。虢射曰：弗與賂地而予之糴，虢射，晉大夫。無損於怨而厚於寇，厚，猶彊也。不若勿予。公曰：然。慶鄭曰：不可，慶鄭，晉大夫。已賴其地而又愛其實，賴，嬴穀也。忘善而背德，雖我必擊之。我當處秦，我亦將擊晉。弗予必擊我。公曰：非鄭之所知也。遂不予。

六年，秦歲定。惠公六年，晉僖公十五年，定安也。穀熟則民安。帥師侵晉，至於韓。韓，晉地，韓原。公謂慶鄭曰：秦寇深矣，奈何？深，入境深也。慶鄭曰：君深其怨，能淺其寇乎？非鄭之所知也。君其訊射也。訊，問也。射，虢射。公曰：舅所病也。病，短也。諸侯謂異姓大夫曰舅。卜右。慶鄭吉。右，公戎之右。公曰：鄭也不逐，以家僕徒爲右。家僕徒，晉大夫。步揚御戎，步揚，晉大夫。御戎，御公戎車。梁由靡御韓簡，由靡，晉大夫。韓簡，晉卿，韓萬之孫。虢射爲右。爲簡車右。以承公。承，大公車也。公禦秦師。令韓簡視師，曰：師少於我，鬬士衆。欲鬬者衆。公曰：何故？簡曰：以君之出也，處己。己，秦也。處己，在梁依秦。入也煩己。爲秦所立。饑食其糴，三施而無報，故來。今又擊之，秦莫不慍。慍，怒也。晉莫不怠。受其施也。怠，墮也。鬬士是故衆。公曰：然。今我不擊，歸必狃。狃，秦必狃，伏而輕我。一夫不可狃，而況國乎？公令韓簡挑戰。先挑敵求戰。曰：昔君之惠也，寡人未之敢忘，寡人有衆能合之，弗能離也。弗能離，言衆欲戰。君若還寡人之願也，君若不還，寡人將無所避穆公衡彫戈，出見使者。衡，橫也。彫，鏤也。曰：昔君之未入，寡人之憂也，君入而列未成，寡人未敢忘。列，位也。今君既定而列成，君其整列，寡人將親見。若云朝見，實欲戰也。客還，公孫枝進諫曰：昔君之不納公子重耳而納晉君，是君之不置德而置服也，置而不遂，擊而不勝，遂，成也。其若爲諸侯笑何？君

盡待之乎。待其亂將自斃。穆公曰。然。昔吾之不納公子重耳而納晉君。是吾不置德而置服也。然公子重耳實不肯。吾又奚言哉。殺其內主。謂里丕也。背其外賂。外。秦也。彼塞我施。若無天乎。云晉所行若言無有天也。若有天。吾必勝之。天道助順。故必勝也。君揖大夫就車。君鼓而進之。晉師潰。戎馬濘而止。濘。深泥也。戎馬陷焉。公號慶鄭曰。載我。號。呼也。慶鄭曰。忘善而背德。又廢吉卜。卜右慶鄭吉。公廢不用。何我之載。鄭之車不足以辱君避也。避。避難也。梁由靡御韓簡輅秦公。將止之。輅。迎也。慶鄭曰。釋來救君。釋。舍也。亦不克救。君遂止于秦。止。復也。秦所獲。為子絕望。逐之恐搆諸侯。搆。交搆也。以歸則國家多慝。慝。惡也。恐知國家閒隙之惡。復之則君臣合作。恐為君憂。不若殺之。公孫枝曰。不可。恥大國之士於中原。又殺其君以重之。子思報父之仇。臣思報君之讎。雖微秦國。天下孰弗患。微。無也。雖無秦國。天下諸侯有害人君父者。誰不患疾。公子繫曰。吾豈將徒殺之。徒。空也。吾將以公子重耳代之。晉君之無道。莫不聞。公子重耳之仁。莫不知。戰勝大國。武也。殺無道而立有道。仁也。勝無後害。智也。公孫枝曰。恥一國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女。無乃不可乎。雖立有道。君父之恥未刷。若不可。必為諸侯笑。戰而取笑諸侯。不可謂武。殺其弟而立其兄。兄德我而忘其親。不可謂仁。若弗忘。是再施不遂也。不可謂智。君曰。然則若何。公孫枝曰。不若以歸。以要晉國之成。要。結也。成。平也。復其君而質其適子。使子父代處秦。代。更也。國可以無害。是故歸惠公而質子圉。子圉。惠公適子。懷公。秦始知河東之政。秦取河東之地。而置官司。故云知河東之政。在僖十五年。

公在秦三月。（內傳公以九月獲十一月歸。）聞秦將成。乃使郤乞告呂甥。（郤乞晉大夫。呂甥卽呂飴甥也。）呂甥教之言。令國人於朝曰。君使乞告二三子曰。秦將歸寡人。寡人不足以辱社稷。二三子其改置以代圉也。（欲令更命立他公子。以代子圉言父子避位以慰羣下。）且賞以悅衆。衆皆哭焉。作轅田。（賈侍中云。轅易也。爲易田之法。賞衆以田。易者。易疆界也。或云。轅田以田出車賦。昭謂此欲賞以悅衆。而言以田出車賦。非也。唐曰。讓肥取磽也。）呂甥致衆而告之曰。吾君慘焉其亡之不卹。（亡謂在外。卹憂也。）而羣臣是憂。不亦惠乎。（憂謂改立君。羣臣作轅田。）賞君猶在外。若何。衆曰。何爲而可。（何所施爲可以還君。）呂甥曰。以韓之病兵甲盡矣。（病敗也。）若徵繕以輔孺子。以爲君援。（征稅也。言當賦稅。以繕甲兵。輔孺子圉。以爲君援。）雖四鄰之聞之也。喪君有君。羣臣輯睦。兵甲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皆說焉。作州兵。（二千五百家爲州。使州長各帥其屬。繕甲兵。）呂甥迻君於秦。穆公訊之。（訊問也。）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公曰。何故。對曰。其小人不念其君之罪。而悼其父兄子弟之死喪者。（謂韓之戰。）不憚徵繕以立孺子。曰。必報讎。吾寧事齊。齊楚又交輔之。（交。俱也。）其君子思其君。且知其罪。曰。事秦有死無他。故不和。比其和之而來。故久。公曰。而無來。吾固將歸君。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曰不免。君子則否。公曰。何故。對曰。小人忌而不思。（忌怨也。不思。不思大義。）願從其君而與報秦。（君謂子圉。）是故云。其君子則否。曰。吾君之入也。君之惠也。能納之。能執之。則能釋之。德莫厚焉。惠莫大焉。納而不遂。廢而不起。以德爲怨。君其不然。秦君曰。然。乃改館晉君。（改更也。初秦伯拘晉侯於靈臺。將復之。故更舍之於客館。）饋七牢焉。（牛羊豕爲一牢。饔餼七牢。侯伯之禮。）

惠公未至。蛾析謂慶鄭。（蛾析晉大夫。）曰。君之止子之罪也。（止獲也。）今君將來。子何俟。慶鄭曰。鄭也聞之曰。軍敗。死

之將止死之二者不行又重之以誤人而喪其君有大罪三將安適適之君若來將待刑以快君志君若不來將獨伐秦獨師其屬不得君必死之此所以待也所以不去待爲此也臣得其志志謂出奔而使君嘗是犯也嘗憖也犯逆也君行犯猶失其國而況臣乎公至于絳郊聞慶鄭止使家僕徒召之曰鄭也有罪猶在乎慶鄭曰臣怨君始入而報德不降不自降下而背秦降而聽諫不戰慶鄭諫公使與秦繆若降心而聽之可以不戰戰而用良不敗良善也下右慶鄭吉不用又乘鄭小駟不用良故敗既敗而誅又失有罪若鄭出亡是失有罪不可以封國不可以守封國臣是以待卽刑以成君政君曰刑之慶鄭曰下有直言臣之行也行道也上有直刑君之明也言刑殺得正此人君之明臣行君明國之利也君雖弗刑必自殺也蛾析曰臣聞奔刑之臣奔趨也不若赦之以報讎君盍赦之以報于秦梁由靡曰不可我能行之秦豈不能行能之謂能赦罪以報讎也秦豈獨不能乎且戰不勝而報之以賊不武出戰不克入處不安不智出戰不克謂韓時也入處不安謂今也欲復伐秦故不得安成而反之不信成平也與秦始平而又反之不信失刑亂政不威有罪不殺爲失刑失刑則政亂政亂則威不行出不能用入不能治敗國且殺孺子孺子子圉也秦復惠公而質子圉若伐秦必殺之不若刑之君曰斬鄭無使自殺家僕徒曰有君不忌有臣死刑忌怨也其聞賢於刑之梁由靡曰夫君政刑是以治民不聞命而擅進退犯政也言慶鄭擅退也快意而喪君犯刑也鄭也賊而亂國不可失也且戰而自退退而自殺臣得其志君失其刑後不可用也不可復用戰也君令司馬說刑之司馬軍司馬說其名司馬說進三軍之士而數慶鄭曰夫韓之誓曰失次犯令死次行列也令軍令也將止不面夷死將帥也止獲也夷傷也僞言誤衆死今鄭失次犯令而罪一也鄭擅進退而罪二也女誤梁由靡使失秦公而罪三也君親

止。女不面夷。而罪四也。鄭也就刑。慶鄭曰。說三軍之士皆在。皆在此也。有人能坐待刑。而不能面夷。言我坐待死而不能面夷乎。怨君不用忠信。忌善背德。趣行事乎。趣司馬行其刑也。丁丑。斬慶鄭。乃入絳。十五年。惠公卒。懷公立。懷公。子圉也。晉僖二十二年。自秦逃歸。秦乃召重耳於楚而納之。晉人殺懷公於高梁。高梁。晉地。而授重耳。實爲文公。

國語卷第十

晉語四　文公

文公在狄十二年。文公，晉獻公庶子重耳。避驪姬之難，魯僖五年，歲在壽星，故在狄十二年。狐偃曰。狐偃，文公舅。子犯也。日。往日。非以狄爲榮。榮，榮樂也。可以成事也。成事，成反國之事。吾曰。奔而易達。達，至也。困而有資。資，財也。休以擇利。可以戾也。休，息也。戾，定也。今戾久矣。戾久將底。底，止也。底蓄滯淫。蓄，積也。滯，廢也。淫，久也。誰能興之。興，起也。盍速行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蓄，養也。十二年歲星一周爲一紀。齊侯長矣。而欲親晉。齊侯，桓公，長，老也。是歲桓公爲淮之會，明年而卒。管仲歿矣。多讒在側。歿，終也。讒，謂易牙豎貂之屬。謀而無正。夷而思始。無正，無正從也。夷，中道。思其初時。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前言，管仲忠善之言。嬖邇逐遠。遠人入服。不爲郵矣。遠，近也。逐，求也。郵，過也。會其季年。可也。季，末也。茲可以親。茲，此也。皆以爲然。乃行。過五鹿乞食於野人。五鹿，衛邑。不見禮，故乞食。野人舉塊以與之。塊，墣也。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言民奉土以服公子。天事必象。必，必先有象。十有二年。必獲此土。復十二年，必得五鹿。二三子志之。志，識也。歲在壽星。及鶉尾。其有此土乎。歲，歲星，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爲壽星之次。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爲鶉尾之次。歲在壽星，謂得塊之歲。魯僖十六年，後十二年，歲在鶉尾。必有此五鹿地。魯僖二十七年，歲在鶉尾。二十八年，歲復在壽星。晉文公伐衛。正月六日戊申。取五鹿。周正月，夏十一月也。正天時以夏數，歲在鶉尾也。天以命矣。命，告也。謂野人奉塊。復於壽星。必獲諸侯。歲星復在壽星，謂魯僖二十八年。是歲四月，文公敗楚師於城濮，合

諸侯於踐土。五月。獻俘於王。王命之以爲侯伯。故得諸侯。天之道也。天之大數。不過十二。由是始之。由從也。從得塊始。有此其以戊申乎。有此五鹿。當以戊申日也。所以申土也。日以戊申。戊土也。申申廣土地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拜天賜。受塊而載之。遂適齊。齊侯妻之。甚善焉。桓公以女妻之。遇之甚善。有馬二十乘。四匹爲乘。八十匹也。將死於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他。桓公卒。在齊一年。孝公卽位。孝公。桓公子昭。卽位在魯僖十八年。諸侯叛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動謂求反國。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患文公不肯去。與從者謀於桑下。從者。趙衰之屬。蠶妾在焉。在桑上也。莫知其在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殺之以滅口。時諸侯叛齊。姜又欲去。恐孝公怒。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以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疑也。貳無成命。疑則不成。天命不可以疑。故卒有天下。子去晉難。而極於此。極。至也。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成。定也。謂奚齊卓子殺死。惠公無親。外內惡之。天未喪晉。無異公子。同生九人。唯重耳在。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貳必有咎。天予不取。故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於此。姜曰。不然。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詩。小雅。皇皇者華之首章。莘莘。衆多。征。行也。懷。私。爲每懷。言臣奉命。當念在公。每輒懷私。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無及。夙。早也。行。道也。遑。暇也。啓。跪也。處。居也。況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求及。求及時。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西方。謂周。詩云。誰將西歸。又曰。西方之人。皆謂周也。安。自安。疚。病也。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詩。鄭風。將仲子之卒章。仲。祭仲也。懷。思也。言雖欲從心思仲。猶能畏人自止。見可懷。思可畏也。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敬仲。夷吾。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畏威如畏疾病。從懷如流。民之下也。從心所思。如水流行。此民之下行。見懷

思威民之中也。威，畏也。見可懷則思，見可畏此民之中行。思畏威如疾，乃能威民。言能畏上，威在民上。弗畏有刑，辟威民於內，不畏威則有刑辟，威遠，言不能威民。其在辟也。吾從中也。辟，罪也。弗畏有刑，故云罪。高不在上，下欲避罪，故從中也。鄭詩之言，從其畏之多言。人此大夫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裨輔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棄之，不亦難乎。裨，補也。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幾，近也。言重耳得時日近。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濟，成也。釋，置也。敗不可處。敗，齊也。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必速行。吾聞晉之始封也。始封，謂唐叔虞。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實紀商人。商，殷也。自氏五度至尾九度，爲大火之次。閼伯，陶唐氏之火正，居商丘，祀大火。死以配食。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實紀商之凶吉。商之饗國三十一王。自湯至紂。皆史之紀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皆史知天道者。今未半也。自唐叔至惠公十四世，故曰未半。不長。亂不長世。世，亂當有平時。公子唯子子必有晉。若何懷安。公子弗聽。

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其知饜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戰死原野，公子將走不暇，豈能復與豺狼爭食我乎。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柔嘉。是以甘食。無亦，不亦也。柔，脆也。嘉，美也。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遂行。過衛。

衛文公有邢狄之虞。不能禮焉。衛文公，宣公之孫，昭伯頑之子，燬也。虞，備也。是歲魯僖十八年。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文公師於賁婁以退之。故不能禮焉。寧，莊子言於公曰。莊子，衛正卿，穆仲之子寧遠。夫禮，國之紀也。親民之結也。君親其親，所以結人心使相親。善德之建也。建立也。言能善所以立德。國無紀不可以終。民無結不可以固。德無建不可以立。此三者，君之所愼也。今君棄之。無乃不可乎。晉公子善人

也。而衛親也。君不禮焉。棄三德矣。晉祖唐叔武王之子。衛祖康叔文王之子。故曰親。三德。謂禮賓親親善善。臣故云。君其圖之。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自祖以下。一昭一穆。故康叔爲文。昭。唐叔爲武。穆。周之大功在武。謂始伐紂定天下。天祚將在武族也。族。嗣而俾守天聚者。必武族也。聚。財聚也。武族唯晉實昌。晉胤公子實德。晉仍無道。仍。重也。天祚有德。晉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復而修其德。鎮撫其民。必獲諸侯。以討無禮。君弗圖。衛而在討。小人是懼。敢不盡心。公弗聽。自衛過曹。

曹共公亦不禮焉。共公。曹昭公之子。曹伯襄。聞其駢脅。欲觀其狀。駢。幹。并止其舍。譖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譖。候也。微。蔽也。薄。迫也。

僖負羈之妻言於負羈。負羈。曹大夫。曰。吾觀晉公子賢人也。其從者皆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得晉國而討無禮。曹其首誅也。子盍蚤自貳焉。貳。猶別也。僖負羈饋飧寘璧焉。熟食曰飧。寘。置也。置璧於飧下。公子受飧反璧。負羈言於曹伯曰。夫晉公子在此。君之匹也。不亦禮焉。曹伯曰。諸侯之亡公子其多矣。誰不過此。亡者皆無禮者也。余焉能盡禮焉。對曰。臣聞之。愛親明賢。政之幹也。幹。幹也。禮賓矜窮。禮之宗也。宗。本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紀。理也。失常不立。君所知也。失常則政不立。國君無親。以國爲親。僚以官相親。君以國相親。先君叔振出自文王。文王子。晉祖唐叔。出自武王。武王子。文武之功。實建諸姬。故二王之嗣。世不廢親。今君棄之。不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亡。奔也。卿材三人從之。可謂賢矣。三人。狐偃趙衰賈佗。而君蔑之。是不明賢也。謂晉公子之亡。不可不憐也。比之賓客。不可不禮也。失此二者。是不禮賓。不憐窮也。守天之聚。將施於宜。宜而不施。聚必有闕。宜。義也。闕。缺也。玉帛酒食。猶

棄士也。愛棄士以毀五常。五常。政之幹。禮之宗。國之常。失位而闕聚。是之不難。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公弗聽。

公子過宋。自曹適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固。宋莊公之孫。大司馬固也。相善。相悅好。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襄公。宋桓公子。茲父也。長幼。從長至幼也。而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長。兄事之。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而文以忠貞。趙衰。晉卿。公明之少子。成子衰也。先君獻公戎御。御戎車也。傳曰。趙夙御戎。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賈佗。狐偃之子射姑。太師賈季也。公族。姬姓也。食邑於賈。字季佗。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諮焉。成幼而不倦。成幼。自幼至成人。殆有禮矣。樹於有禮。必有艾。樹。種也。艾。報也。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長發之三章。降。下也。躋。升也。言湯之尊賢下士甚疾。故聖敬之道日升聞於天也。降有禮之謂也。降已於有禮也。君其圖之。襄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

公子過鄭。鄭文公亦不禮焉。文公。鄭厲公之子捷。叔詹諫曰。臣聞之。叔詹。鄭大夫。親有天。有天。天所啓。用前訓。前訓。先君之教。禮兄弟。資窮困。資。稟也。天所福也。今晉公子有三祚焉。天將啓之。啓。開也。同姓不婚。惡不殖也。殖。蕃。狐氏出自唐叔。狐氏。叔之後。別在犬戎者。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伯行。狐氏字。重耳。外家。與晉俱唐同姓。成而雋才。離達而得所。言成人而有雋才。達。去也。離。禍去國。舉動得所。久約而無釁。一也。釁。瑕也。同出九人。唯重耳在。同出。同生。離外之患。而晉國不靖。二也。靖。治也。晉侯日載其怨。外內棄之。載。成也。重耳日載其德。狐趙謀之。三也。在周頌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天作。頌之首章。作。生也。高山。岐山。荒。大也。言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大王則祑而尊大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晉鄭兄弟也。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王。武公。鄭桓公子。骨突。文侯。晉穆侯之子仇。戮。并也。一。同也。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質。信也。起。扶持也。若親有天。

獲三祚者，可謂大天。三祚，謂成而僑才，晉國不靖，狐趙謀之。晉若用前訓，文侯之功，武公之業，可謂前訓。業，事也。前訓，國同心之訓。二若禮兄弟，晉鄭之親，王之遺命，可謂兄弟。晉鄭同姓，王之遺命使相起，故曰可謂兄弟。若資窮困亡在長幼，還軫諸侯，可謂窮困。軫，車後橫木。還軫，猶迴車。歷諸國，遭離阨困。棄此四者，以徼天禍，無乃不可乎。徼，要也。四者，有天前訓，兄弟，困窮。君其圖之。弗聽。叔詹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爲榮。稷，粟也。無成，謂死。榮，秀也。黍不爲黍，不能蕃廡。爲，成也。蕃，滋也。廡，豐也。稷不爲稷，不能蕃殖。殖，長也。所生不疑，唯德之基。所生，謂種。黍得黍，種稷得稷，唯所在樹之。禍福亦由是也。若不禮重耳，則當除之。不爾，則宜厚之。如此不疑，是爲德基。公弗聽，遂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成王，楚武王之孫，文王之子，熊顓也。九獻，上公之享禮也。庭實，庭中之陳也。百舉成數也。周禮，上公出入五積，飧餼九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瓶。飧，熟食也。亡人而國薦之，薦，進也。以國君之禮薦進，非敵而君設之，非禮敵而設之，如人君也。非天誰啓之心？既饗，楚子問於公子曰：子若克復晉國，何以報我？公子再拜稽首，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有之，楚自多。有子女美女。羽旄齒革，則君地生焉。羽，鳥羽。翡翠孔雀之屬。旄，旄牛尾。齒，象牙。革，犀兕皮。皆生於楚。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又何以報？波，猶及也。王曰：雖然，不穀願聞之。典禮云，四夷之大國，於境內自稱不穀。對曰：若以君之靈，靈，神也。得復晉國，晉楚治兵，會于中原，其避君三舍。治兵，謂征伐。古者師行三十里而舍，三舍爲九十里。司馬法曰：進退不過三舍，禮也。若不獲命，不得楚師之命。還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鞭，所以擊馬。弭，弓末無緣者。謂之弭。櫜，弢也。言以禮避君，君不還，乃敢左執弓，右屬矢於房，以取矢與君周旋，相馳逐也。我德不修，我之不德，殺之何爲？天之祚楚，誰能懼之？楚不可祚，冀州之土，其無令君乎？晉在冀州。且晉公子，

敏而有文。敏達也。文有文辭。約而不諂。在約困之中而辭不諂僞。三材侍之。天祚之矣。三材卿材三人。天之所與。誰能廢之。子玉曰。然則請止狐偃。以爲質。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曹風候人之三章。媾厚也。遂終也。郵過也。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效郵非禮也。於是懷公自秦逃歸。懷公子圉質於秦。晉僖二十二年逃歸。秦伯召公子於楚。秦伯穆公。楚子厚幣以送公子于秦。

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歸嫁也。懷嬴故子圉妻。子圉逃歸立爲懷公。故曰懷嬴。公子使奉匜沃盥。既而揮之。婚禮嫡入于室。媵奉匜盥。揮灑也。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匹敵也。卑賤也。公子懼。降服囚命。懼嬴之訴。降服。徹上命。囚命。自囚以聽命。秦伯見公子曰。寡人之適。此爲才子。適。妃也。子圉之辱。備嬪嬙焉。辱。貶。質於秦時。嬪嬙婦官。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名。非此則無故。言欲以成婚。懼以爲圉妻。恐離其惡名。非有此。則無故。不敢以禮致之。懼之故也。不敢以婚姻正禮致之。而令與於五人。懷愛此女之故。公子有辱。寡人之罪也。辱。謂降服。言寡人不備禮。故令公子卑之。此自寡人之罪。唯命是聽。聽。進退此女。公子欲辭。辭。不取也。司空季子曰。同姓爲兄弟。季子。晉大夫胥臣。臣季。後爲司空。賈侍中云。兄弟。婚姻之稱也。昭謂同父而生。德性同者。乃爲兄弟。言惠公重耳。其德不同。則子圉道路之人。可以妻其妻。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爲己姓。此二人相與同德。故俱爲己姓。青陽。金天氏帝少皞。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方雷。西陵氏之姓。彤魚。國名。帝嚳曰黃帝娶於西陵氏之子。曰嫘祖。實生青陽。姊妹之子曰甥。聲雷嫘同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唐尚書曰。繼別爲小宗。非也。繼別爲大宗。別子爲小宗耳。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得姓。以德居官。而初賜之姓。謂十四人。而內二人爲姬。二人爲己。故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陽與蒼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爲姬姓。二十五宗。唯青陽與蒼林。德及黃帝。同姓爲姬也。同德之難也如

是之難也加是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賈侍中云少典黃帝之先有蟜諸侯也炎帝神農也虞唐云少典黃帝炎帝之父昭謂神農三皇也在黃帝前黃帝滅其子孫耳明非神農可知也言生者謂二帝本所生出也內傳高陽高辛各有才子八人謂其裔子耳賈君得之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姬姜水名成謂所生長以成功也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濟當爲濟濟滅也傳曰黃帝戰於阪泉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重耳懷嬴之舅故又言此以勸之近謂有屬名相及嫁娶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畏褻黷其類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姓毓生也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合姓同德合義合姓合二姓爲婚姻合義以德義相親義以導利有義則利隨之利以阜姓阜厚也姓利相更成而不遷更繼也遷離散也乃能攝固保其十房攝持也保守也房居也今子於子圉道路之人也姓異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公子謂子犯曰何如對曰將奪其國何有於妻唯秦所命從也言將奪其國何辭於妻初奚齊卓子死秦伯欲納重耳子犯難之以爲不可今更言此者子圉無道害重耳使狐突召子犯及其兄毛突不言召而殺之故重耳子犯皆怨之謂子餘曰何如子餘趙衰字對曰禮志有之曰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必先有以自入欲人之愛己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己也必先從人無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言不先施德於人而求人爲己用者是罪今將婚媾以從秦重婚曰媾受好以愛之受其所好從其命而親愛之聽從以德之使之德己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歸女納幣更婚禮逆親迎也他日秦伯將享公子公子使子犯從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文文辭也請使衰從使子餘從秦伯享公子如享國君之禮子餘相如賓詔相重耳如賓禮也卒事秦伯謂其大夫曰爲禮而不終恥也言此爲明日將復宴中不勝貌恥也

勝當爲稱中不稱貌情貌相違華而不實恥也有華色而無實不度而施恥也不度己力而施德施而不濟恥也濟成也恥門不閉不可以封封國也非此用師則無所矣非能閉此五恥之門則用師無所二三子敬乎敬此五者明日宴秦伯賦采菽采菽小雅篇名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其詩曰君子來朝何賜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子餘使公子降拜降下堂也秦伯降辭子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成拜卒登子餘使公子賦黍苗黍苗亦小雅道邵伯出職勞來諸侯也其詩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廕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在宗廟爲祭主君若昭先君之榮東行濟河整師以復彊周室重耳之望也先君謂秦襄公討西戎有功賜爵爲伯有榮耀也重耳若獲集德而歸載集成也載祀也使主晉民成封國其何實不從言實從也君若恣志以用重耳用使征伐四方諸侯其誰不惕惕以從命秦伯嘆曰是子將有焉豈專在寡人乎秦伯賦鳩飛小雅小宛之首章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言已念晉先君洎穆姬不寐以思安集晉之君臣也詩序云文公遭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所以念傷亡人思成公子公子賦河水河當作沔字相似誤也其詩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言已反國當朝事秦秦伯賦六月六月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復文武之業小雅其詩云王于出征以匡王國二章曰以佐天子三章曰共武之服以定王國此言重耳爲君必霸諸侯以匡佐天子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從德稱舉也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筮辭也禮曰某子尚享之尚上也命筮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此兩卦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筮史占之皆曰不吉筮史筮人掌以三易辨九筮之名一夏連山二殷歸藏三周易以連山歸藏占此兩卦皆言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爲也閉壅也震爲動動遇坎坎爲險阻閉塞不通無所爲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建立也以周易占之二卦皆吉也屯

初九曰利建侯豫大象曰利建侯行師大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務猶趨也）震重也（易坤爲大車震爲雷今云車者車亦動聲象雷其爲小車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車震也班編也編外內謂屯之內有震豫之外亦有震坤順也豫內爲坤屯二與四亦爲坤）泉原以資之（資財也屯三至五豫二至四皆有艮象三五有坎象艮山坎水水在山爲泉原流而不竭）土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屯豫皆有坤象重坤故厚豫爲樂當應也）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衆也（易以坤爲衆坎爲水水亦衆之類）主雷與車（內爲主震爲長男爲雷雷爲行師）而尚水與衆（坎象皆在上水與衆故上主也）車有震武（震威也車聲隆象有威武）衆順文也（坤爲衆爲順爲文象有文德爲衆所歸也）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也（屯厚也）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繇卦辭也亨通也貞正也攸所也利建侯諸侯故曰元元者善之長）主震雷長也故曰元（內爲主震爲長男爲雷雷爲諸侯故曰元元者善之長）衆而順嘉也故曰亨（嘉善也衆順服善故曰亨亨者嘉之會）內有震雷故曰利貞（屯內有震賈侍中云震以動之利也侯以正國貞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車上水下必伯（車震也坎水也車動而上威也水動而下順也有威而衆從故必伯）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濟成也小事小人之事壅震動而過坎坎爲險阻故曰勿用有所往）一夫之行也（一夫一人也易曰震一索而得男故曰一夫又曰爲作足故爲行也）衆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復述上事）坤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彊故曰豫（豫樂也）其繇曰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居樂母在內也出威震在外也居樂故利建侯出威故利行師）是二者得國之卦也（二謂屯豫）

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內傳魯僖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而此云十月賈侍中以爲閏餘十八閏在十二月後魯史閏爲正月晉以九月爲十月而置閏也秦伯以十二月始納公子公子以二十四年正月入晉桑泉）及河子犯授公子載璧（載祀也授還也）曰臣從君還軫巡於天下（軫巡行也）怨其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不忍其死請由此亡（亡奔也）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水（沈璧以質也如往也質信也言若不與

舅氏同心。不濟此河。往而死也。因沈璧以自誓爲信。董因迎公於河。因晉大夫。周太史辛有之後。傳曰。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故晉有董史。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在大梁。謂魯僖二十三年。歲星在大梁之次也。集。成也。行。道也。言公將成天道也。公以辰出。晉祖唐叔所以封也。而參入晉星也。元年。謂文公即位之年。魯僖二十四年。歲去大梁。在實沈之次。受於大梁也。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爲大梁。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曰實沈。實沈之墟。晉人是居。所以興也。墟。次也。是居。居其年次所主祀也。傳曰。高辛氏有季子。曰實沈。遷于大夏。主參祀。參。星也。人是因。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南有晉水。子燮改爲晉侯。故參爲晉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當星在實沈之墟。故無不成。君之行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辰。君之行。謂魯僖五年。重耳出奔。時歲在大火。大火。大辰也。傳曰。高辛氏有子曰閼伯。遷于商丘。祀大火。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親也。善。謂辰爲農祥。周先后稷之所經緯。以成善道。相。封者。唐叔封時。歲在大火。嘗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晉國。史記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有嗣續其祖。明趣同也。言子孫將繼續其先祖。如穀之蕃滋。故必有晉國。臣筮之。得泰之八。乾下坤上。泰。遇泰無動爻。無爲侯。泰三至五震。爲侯。陰爻不動。其數皆八。故得泰之八。與貞屯悔豫皆八義同。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陽下陰升。故曰配亨。小。喻子圍。大。喻文公。陰在外爲小。往。陽在內爲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辰大火。參伐也。參在實沈之次。而天之大紀也。所以大紀天時。傳曰。大火爲大辰。辰時也。爲濟且秉成。必霸諸侯也。秉。執。子孫賴之。君無懼矣。公子濟河。召令狐臼衰。桑泉。皆降。三皆晉邑。臼衰。其長。晉人懼懷公奔高梁。高梁。晉地。呂甥冀芮帥師。甲午軍于廬柳。甲午。魯僖公二十四年。二月六日。廬柳。晉地。軍猶屯也。秦伯使公子縶如師。告曉呂冀。師退次于郇。郇。鄭地。退聽命。辛丑。狐偃及秦晉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入于晉師。甲辰。秦伯還。秦伯送公子于河。公入而還。丙午入于曲沃。丁未入絳。即位于武宮。戊申。刺懷公于高梁。刺。殺也。初獻公使寺人勃鞮伐公於蒲城。勃鞮。寺人披。伐蒲城。在魯僖五年。文公踰垣。勃鞮斬其袪。袪。袂。及入。勃鞮求見。公辭焉。

曰驪姬之讒。爾射余於屏內。樹謂之屏。禮諸侯內屏。困余於蒲城。斬余衣袪。又爲惠公從余於渭濱。濱。涯也。重耳在狄。狄從狄獵於渭濱。勃鞮爲惠公來就殺之。命曰三日。若宿而至。命使三日。一宿而至。若女也。若干二命。以求殺余。干。犯也。二命。獻惠之命。余於伯楚屢困何舊怨也。伯楚。勃鞮字。屢。數也。數見困有何舊怨。退而思之。異日見我。對曰。吾以君爲已知之矣。故入。知爲君爲臣之道也。入返國也。猶未知之也。又將出矣。猶未知之。將復失國出走。事君不貳。是謂臣好。惡不易。是謂君。易。反也。君君臣臣。是謂明訓。訓。教也。明訓能終。民之主也。二君之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當獻惠之世。君爲蒲人狄人耳。二君之所惡於我有何義。而不殺君乎。除君之惡。唯力所及。何貳之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獨無有所畏惡。如蒲狄者乎。伊尹放太甲而卒爲明王。太甲。湯孫。太丁子。不明而伊尹放之桐宮。三年。太甲改過。伊尹復之。卒爲明王。管仲賊桓公而卒以爲侯伯。賊。謂爲子糾射桓公。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于桓鉤。乾時。戰在魯莊九年。申孫。矢名。鉤。帶鉤。鉤近於袪。而無怨言。近。害近也。鉤在腹袪在手。佐相以終。克成令名。今君之德宇。何不寬裕也。宇。覆也。惡其所好。其能久矣。言己忠臣。君所當好。而反惡之。能久爲君乎。君實不能明訓。而棄民主。棄。爲民主之道。余罪戾之人也。又何患焉。勃鞮。閽士。故曰罪戾之人。且不見我君。其無悔乎。於是呂甥冀芮畏偪。悔納文公。謀作亂。此二子本惠公黨。畏見偪害。故謀作亂。將以己丑焚公宮。己丑。魯僖二十四年三月朔。時以爲三月晦。公出救火。而遂弒之。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懼。遽出見之。遽。疾也。曰豈不如女言。然是吾惡心也。惡心。心怨。謂不恕也。吾請去之。伯楚以呂郤之謀告公。公懼。乘馹自下。馹。傳也。自從也。下。下道也。脫會。遁行潛走。逃之言去。王城。秦河上邑。告之亂故。及己丑。公宮火。二子求公不獲。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文公之出也。豎頭須守藏者也。不從。豎。文公內豎。里皃。須。公出不從。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公。公入。乃求見。公辭焉。以沐。謂謁者曰。沐

則心覆。謁告也。覆反也。沐低頭故言心反也。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從者爲羈紲之僕。馬曰羈。大曰紲。言此二者臣僕之役。居者爲社稷之守。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衆矣。謁者以告。公遽見之。

元年春。公及夫人嬴氏至自王城。文公元年。晉僖二十四年。賈侍中云。是月閏。以三月爲四月。故曰春而不言其月。明四月爲春分之月也。嬴氏。秦穆公女。文嬴也。或云。夫人辰嬴。傳曰。辰嬴賤。班在九人。非夫人也。賈得之也。秦伯納衛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所以設國紀綱爲之備衛。僕。使也。公屬百官。賦職任功。屬。會也。賦。授職役也。事任有功。棄責溥斂。施舍分寡。棄責。除宿責也。施。施德。舍。舍禁。分寡。分少財也。救乏振滯。匡困資無。救乏。救乏絕。振滯。振淹滯之士。匡。正也。正窮困之人也。資無。予無財者。輕關易道。通商寬農。輕關。輕其稅。易道。除盜賊。通商旅。寬農。寬其政。不奪其時。慆稽勸分。省用足財。慆。勉也。勉稼穡也。勸有分無省。減國用足財。備凶年。利器明德。以厚民性。利器。利器用。明德。明德教。厚民性。厚其情性。舉善援能。官方定物。方。常也。物。事也。立其常官。以定百事。正名育類。正名。正上下服位之名。育。長也。類。善也。昭舊族。昭。明也。舊族。舊臣有功者之族。愛親戚。明賢良。明。顯也。尊貴寵。國之貴臣。尊禮之。賞功勞。事耆老。禮賓旅。旅。客也。友故舊。故舊。爲故公子時。胥籍狐箕欒郤柏先。羊舌董韓。實掌近官。十一族。晉之舊姓。近官。朝廷者。諸姬之良。掌其中官。諸姬。同姓。中官。內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遠官。遠縣鄙。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公。受田也。庶人食力。各由其力。工商食官。工。百工。商。商賈也。周禮。府藏皆有賈人。以知物價。食官。稟皂隸食職。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食職。各以其職。大小食祿。官宰食加。官。官宰。家臣也。加。大夫之加田。論語曰。原憲爲家邑宰。政平民阜。財用不匱。阜。安也。冬。襄王避昭叔之難。居于鄭地汜。文公元年冬也。襄王。惠王之子。昭叔。襄王之弟。太叔帶也。是爲甘昭公。故曰昭叔。惠王生襄王。以爲太子。又娶於陳。曰惠后。生昭叔。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叔奔齊。襄王復之。又通於襄王之后狄隗。王廢隗氏。狄人伐周。故襄王避之汜。地名。使來告難。亦使告于秦。王使簡師父告晉。亦使左鄢父告秦。子犯曰。民親而未知義也。親親。親君。未知義。故未和。君盍納王。以教之義。使知尊上之義。君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矣。失所以事周。何以求諸侯。

無以爲諸侯盟主。不能修身而又不能宗人。人將焉依。宗。尊也。繼文之業。定武之功。文者。文侯仇。平王東遷。文侯輔之。受珪瓚秬鬯。武。重耳祖武公稱也。始并晉國也。啓土安疆。於此乎在矣。君其務之。在此納王。公說。乃行賂于草中之戎。與麗土之狄。以啓東道。二邑。戎狄。閒在晉東。

二年春。公以二軍下。次於陽樊。二軍。左右軍。東行曰下。陽樊。周邑。右師取昭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溫。隰城。皆周地。昭叔。通之。左師迎王于鄭。王入于成周。遂定之于郟。成周。周東都。郟。王城。王饗醴。命公胙侑。饗。設饗禮。傳曰。戰克而王饗。饗醴。飲醴酒也。命加命服也。胙。賜祭肉。侑。侑幣。謂既食以束帛侑公。公請隧。弗許。二君云。隧。王之葬禮。昭謂六隧之事。見周語。曰。王章也。章。表也。以表明天子與諸侯異。不可以二王。二王。無所屬晉。無若政何。無以爲政於下。賜公南陽。陽樊。溫。原。州。陘。絺。組。攢。茅之田。八邑。周之南陽地。陽人不服。不肯屬晉。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倉葛。陽樊人。君輔王闕。以順禮也。補王失位之闕。以順爲臣之禮。陽人未狎君德。狎。習也。而未敢承命。君將殘之。無乃非禮乎。陽人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典。法也。旅。衆也。言有夏商之後。及其遺法與周室之師衆。嗣。放。依也。敢私布於吏。布。陳也。吏。軍吏。唯君圖之。公曰。是君子之言也。逸出陽人。出。降也。樊仲之官守焉。樊仲。言王臣仲山甫。食采於樊。其非官守。則皆王之父兄甥舅也。君定王室而殘其姻族。民將焉放。放。依也。文公伐原。原不服。故伐之。令以三日之糧。三日而原不降。公令疏軍而去之。疏。徹也。諜出曰。原不過一二日矣。諜。閒候。軍吏以告。公曰。得原而失信。何以使人。夫信。民之所庇也。不可失。庇。蔭也。乃去之。及孟門。而原請降。孟門。原地。傳曰。退一舍而原降。

文公立四年。楚成王伐宋。四年。魯僖二十七年。冬。宋背楚事晉。故楚伐之。公率齊秦伐曹衞以救宋。魯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伐衞。傳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衞也。宋人使門尹班告急於晉。門尹班。宋大夫。公告大夫曰。宋人告急。舍之則宋絕。舍。不救宋。則宋降楚。與我絕矣。告楚。則不許我。告。謂請宋於楚。楚不許我。我欲擊楚。齊秦不欲。其若之何。先軫曰。不若使齊秦主楚怨。先軫。晉中軍原軫也。主楚怨。爲怨主。謂激齊秦使怨楚。公曰可乎。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使宋置晉。獨賂齊秦。藉之告楚。借與齊秦之勢。使請宋於楚。我分曹衞之地以賜宋人。楚愛曹衞。必不許齊秦。齊秦本與晉俱伐曹衞。今晉分其地。楚必不許。齊秦之請。齊秦不得其請。必屬怨焉。屬。結也。然後用之。蔑不欲矣。用。用齊秦也。公說。是故以曹田衞田賜宋人。二十八年春。衞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衞侯出居襄牛。公執曹伯。分曹衞之田。以畀宋人。令尹子玉使宛春來告。宛春。楚大夫。曰。請復衞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釋。解也。舅犯愠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必擊之。愠。怒也。臣。子玉也。君。文公也。二。謂復曹衞。一。謂釋宋圍。先軫曰。子與之。與。許之。我不許曹衞之請。是不許釋宋也。宋衆無乃彊乎。不許釋宋。宋降楚。其衆益彊。是楚一言而有三施。子一言而有三怨。三。曹衞宋。怨已多矣。難以擊人。不若私許復曹衞。以攜之。攜。離也。執宛春以怒楚。怒楚。令大戰。既戰而後圖之。圖。圖曹衞。復公說。是故拘宛春於衞。子玉釋宋圍。從晉師。楚既陳。晉師退舍。軍吏請曰。以君避臣辱也。時楚王避文公之德。還居申。使子玉去宋。子玉不肯。固請戰。故云避臣。且楚師老矣。必敗。何故退。老。罷也。圍宋久。其師罷病。子犯曰。二三子忘在楚乎。言在楚時。許退三舍。偃也聞之。戰鬬直爲壯。曲爲老。若韓之戰。秦師少而鬬士衆。晉曲秦直。故能敗晉。未報楚惠而抗宋。我曲楚直。抗。敬也。其衆莫不生氣。不可謂老。若我以君避臣而不去。彼亦曲矣。退三舍避楚。楚衆欲止。子玉不肯。至于城濮。果戰。楚衆大敗。城濮。衞地。君子曰。善以德勸。善先軫子犯。

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反其陴。賈侍中云。鄭復効曹觀公髀脅之狀。故伐之。唐尚書云。誅曹觀狀之罪。還而伐鄭。昭省內外傳。鄭無觀狀之事。而叔詹云。天禍鄭國。使淫觀狀。謂淫放於曹。不禮公子。與觀狀之罪同耳。反掇也。陴。城上女垣。鄭人以名寶行成。名寶。重寶。公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還。詹。鄭卿。叔詹伯。文公過鄭。詹請禮之。鄭伯不聽。因請殺之。詹請往。鄭伯弗許。鄭伯。鄭文公。詹固請曰。一臣可以赦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予晉。晉人將烹之。烹。煮也。詹曰。臣願獲盡辭而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親。淫。放也。放曹國不禮於君。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才。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智也。明。謂公子。勝。猶過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弗殺。厚爲之禮而歸之。餘。禮也。鄭人以詹伯爲將軍。

晉饑。公問於箕鄭。箕鄭。晉大夫。鄭。晉卿。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不以愛憎誣人以善惡。是爲信於心。信於名。名。百官尊。干。犯。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令。信於事。令。謂使民事。各得其時。不奪其時。則有成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猶業次也。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有。出其帑藏。以相振救。如入家故不乏也。公使爲箕。爲箕大夫。及清原之蒐。使佐新上軍。清原之蒐。在僖三十一年。

文公問元帥於趙衰。元帥。上卿。對曰。郤穀可。行年五十矣。郤穀。晉大夫。行歷也。守學彌惇。彌。益。惇。厚。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志。記也。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郤穀。公從之。公使趙衰爲卿。辭曰。欒枝貞慎。枝。晉大夫欒共子之子貞子也。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爲輔佐。臣弗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此述初耳在成僕前。取

五鹿先軫之謀也。五鹿、衛地。郤穀卒使先軫代之。從下軍之佐、趙將中軍傳曰尚德也。胥臣佐下軍。代先軫。公使原季爲卿。原季、趙衰也。文公二年、爲原大夫。卿次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偃、狐偃。賈唐云、三德、欒枝先軫胥臣、皆狐偃所舉。虞云、三德、謂勸文公納襄王、以示臣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民禮。故以三德紀人。昭謂欒枝等、皆趙衰所進。非狐偃、三德紀人之語。在下虞得之。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章、著也。使狐偃爲卿。辭曰。毛之智賢於臣。其齒又長。毛、偃之兄。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尚齒也。上軍、或言新上軍。非。時未有新軍。傳曰、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是也。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虞唐云、代將新軍。昭謂代將上軍。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先且居、先軫之子。蒲城伯也。復受雚爲雚伯。軍伐有賞。伐、功也。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子晉大夫。乃使先且居將上軍。代狐毛。公曰。趙衰三讓。進欒枝等八人。三使爲卿。三讓之。其所讓。皆社稷之衞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于清原。作五軍。清原、晉地。晉本三軍。有中軍上下。今有五。益新上下也。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請佐。或云、蒲城伯、狐毛也。賈侍中云、蒲城伯、先且居也。昭謂上章狐毛已卒。使先且居代之。賈得之矣。公曰。夫趙衰三讓不失義。義宜也。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又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從、從先且居。乃使趙衰佐新上軍。此有新字誤。趙衰從新上軍之將。進佐上軍。升一等。新上軍之將。位在上軍之佐下。此章或在狐毛卒上。非也。當在下。

文公學讀書於臼季。臼季、胥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咫尺。聞則多矣。新。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也。使能者行之、猶愈於不學。

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治國爲易。郭偃、卜偃。易、易治。今也難。對曰。君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以爲易而輕忽之。故其難將至。

君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焉。以爲之故其易將至。

文公問於咎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傅讙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陽處父晉大夫陽子。讙文公子襄公名。對曰。是在讙也。蘧蒢不可使俯。蘧蒢直者。謂疾戚施不可使仰。戚施瘁者。僬僥不可使舉。僬僥長三尺。侏儒不可使援。侏儒短者。矇瞍不可使視。有眸而無見曰矇。無眸子而不見曰瞍。闇瘖不可使言。口不道忠信之言爲闇瘖不能言者。聾聵不可使聽。耳不別五聲之和曰聾。生而聾曰聵。童昏不可使謀。童無智。昏闇亂。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竢也。贊導。若有違質。違邪也。教將不入。不入其心。其何善之爲。言不能使善。

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娠有身也。不變不變動。少溲於豕牢。少小也。豕牢廁也。溲便也。而得文王。不加疾焉。言易。文王在母不憂。體不變故不憂。在傅弗勤。師虞弗煩。事王不怒。王謂王季。孝友二號。善兄弟爲友。二號文王弟虢仲虢叔。而惠慈二蔡。惠愛也。三君云蔡文王子管叔初亦爲蔡。刑于大姒。刑法也。大姒文王妃。比於諸弟。比親也。諸弟同宗之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詩大雅思齊之二章。寡妻寡有之妻。謂大姒。御治也。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以自輔也。及其即位也。詢于八虞。詢謀也。賈唐曰。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伯達伯括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而諮于二虢。諮謀也。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皆周賢臣。度亦謀也。南宮适。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諏訪皆謀也。蔡蔡公。原公。辛尹。周文公之臣。辛甲。尹佚。皆周太史。重之以周邵畢榮。周邵畢榮。皆周文公之臣。邵康公。畢公。榮榮公。億寧百神。億安也。而柔和萬民。柔安也。故詩云惠于宗公。神罔時恫。亦思齊之二章。惠順也。宗公大臣也。恫痛也。言文王爲政。諮于大臣。順而行之。故鬼神無怨痛之者。若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言因體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爲。文益其質。言有美質。加以文采。乃善。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不入。不入於道。公曰。奈夫八疾何。八疾。蘧蒢至童昏。對曰。官師之所材也。師長也。材古裁字。戚施直鎛。直直擊。鎛鎛鐘也。蘧蒢蒙璆。蒙戴也。璆玉聲。不能俯故使戴聲。侏儒扶廬。扶緣也。廬矛戟之柲。緣之以爲

戲。矇瞍修聲。無目於音聲。瞽故使修之。瞽職司火。耳無聞於視則瞽故使司火。童昏嗶瘖僬僥。官師之所不材也。所不能材用。以實裔土。裔。荒裔。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能質。性能。若川然。有原以卬浦而後大。卬。迎也。言川有原因開利迎之以浦。然後大。文公卽位二年。更言此者。述初也。欲用其民。用。用征伐。子犯曰。民未知義。未知尊上之義。盡納天子以示之義。時天子避子帶之難在鄭地汜。乃納襄王于周。公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信。盡伐原以示之信。乃伐原。信。謂上令以三日之糧。糧盡而降。命去之。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禮。盡大蒐備師尙禮以示之。蒐。所以明尊卑。順少長。習威儀。乃大蒐于被廬。被廬。晉地。作三軍。唐尙書云。去新軍之上下。昭謂此章述文公之初。未有新軍。使郤穀將中軍。以爲大政。大政。大掌國政。郤溱佐之。郤溱。晉大夫郤至之先。或云至。非也。子犯曰可矣。可用也。遂伐曹衞。在僖二十八年。出穀戍。釋宋圍。敗楚師于城濮。於是乎遂伯。穀。齊地。晉僖二十六年。楚伐齊。取穀。使申公叔侯戍之。二十七年。楚圍宋。晉伐曹衞以救之。二十八年。楚子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避晉。

國語卷第十一

晉語五　襄公

臼季使，舍於冀野。臼季，晉臣也。冀，晉邑。郊外曰野。冀缺薅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冀缺，郤成子也。薅耘也。野曰饁。詩曰：饁彼南畝。夫婦相敬如賓。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命，而進之曰：臣得賢人，敢以告。文公曰：其父有罪，可乎？文公元年，冀芮與呂甥謀弒公。焚公宮，秦伯殺之是也。對曰：國之良也，滅其前惡。滅，除也。是故舜之刑也殛鯀，其舉也興禹。殛，誅也。鯀，禹父。今君之所聞也，齊桓公親舉管敬子，其賊也。敬子，管仲之諡。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夫敬，德之恪也。恪於德以臨事，其何不濟？公見之，使為下軍大夫。在文公時，而於此言之者，以襄公能繼父志，用冀缺，傳曰：襄公以再命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故曰冀缺。

陽處父如衡，反過寧。處父，晉太傅陽子也。如衡，聘衡也。在魯文五年。寧，晉邑，今河內修武是也。舍於逆旅，嬴氏。旅，客也。逆客而舍之也。嬴，其姓。嬴謂其妻曰：吾求君子久矣，今乃得之。舉而從之。舉，起也。陽子道與之語，及山而還。山，河內溫山也。傳曰：及溫而還。其妻曰：子得所求，而不從之，何其懷也？懷，思也。曰：吾見其貌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夫貌，情之華也。言容貌者，情之華采。言，貌之機也。言語者，容貌之樞機。身為情，情生於身。成於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發之，合而後行，離則有覺。合，謂情言貌也。三者合而後行之，覺，悔也。今陽子之

貌濟其言匱非其實也濟成也言不副貌爲匱匱乏也若中不濟而外彊之謂情不足而貌彊爲之其卒將復復反也反其情也中以外易易猶異也若內外類而言反之濱其信也類善也濱輕也夫言以昭信奉之如機如樞機之相應歷時而發之言思察之詳熟胡可濱也今陽子之情謚矣謚辯察也以濟蓋也濟成也成其容貌以蓋其短且剛而主能主上也言性剛直而高上其材能不本而犯怨之所聚也不本行不本仁犯犯人也吾懼未獲其利而及其難是故去之朞年乃有賈季之難陽子死之賈季晉大夫狐偃之子射姑也食邑於賈字季佗唐尚書云晉蒐于夏舍二軍昭謂初晉作五軍魯文五年晉四卿卒至六年晉蒐于夏舍二軍復成國之制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子至自溫改蒐于董使趙盾將中軍射姑佐之射姑怨陽子之易其班使狐鞫居殺陽處父而奔狄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爲司馬宣子晉正卿趙衰之子宣孟盾也獻子韓萬之玄孫子舆之子厥也靈公襄公之子夷皐也司馬掌軍大夫河曲之役河曲晉地魯文十二年秦伐晉戰于河曲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趙孟宣子干犯也行軍列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沒終也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爲主主人車僕也獻子因趙盾以爲主盾升之於公朝暮喻速也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比比義也忠信爲比阿私曰黨夫周以舉義比也忠信曰周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在公爲義吾言女於君懼女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女觀女能否女勉之苟從是行也勉之勸終其志是行令所行也臨長晉國者非女其誰臨監也長師也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宋人弒昭公宋人宋成公之子文公鮑也昭公鮑之兄桓曰也弒昭公在魯文十六年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

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明訓也。言尊卑各得其所。以明教訓。今宋人弒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則。法也。天必誅焉。晉爲盟主。而不修天罰。修。行也。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于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正長也。軍吏主師旅。樂正主鍾鼓。令三軍之鍾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役。事也。趙同。盾子。晉大夫。原同。不鎮撫民。而備鍾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憚。懼也。襲侵之事陵也。輕曰襲。無鍾鼓曰侵。陵。以小加大也。是故伐備鍾鼓。聲其罪也。以聲張其罪。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也。錞于。形如碓頭。與鼓角相和。丁寧者。謂鉦也。儆。戒也。唐尚書云。錞于。鐲也。非也。鐲與錞于。各異物。襲侵密聲。爲蹔事也。蹔。其無備。今宋人弒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鍾鼓。爲君故也。爲欲尊明君道也。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鍾鼓以至于宋。振。奮也。伐宋在魯文十七年。

靈公虐。趙宣子驟諫。虐。厚斂以雕牆。支解宰夫之屬。公患之。患。疾也。使鉏麑賊之。鉏麑。力士。賊。殺也。晨往。則寢門辟矣。辟。開也。盛服將朝。早而假寐。假寐。不脫冠帶而寐曰假寐。麑退。歎而言曰。趙孟敬哉。言夙興敏格。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鎮。重也。賊國之鎮。不忠。受命而廢之。不信。享一名於此。不如死。享。受也。殺之爲不忠。不殺爲不信。故得一名。觸庭之槐而死。庭。外朝之庭也。周禮。王之外朝。三槐。三公位焉。則諸侯之朝。三卿位焉。三靈公將殺趙盾。不克。魯宣二年秋。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盾覺而走。故不克。趙穿攻公於桃園。趙穿。晉大夫。趙夙之孫。趙盾從父昆弟。武子穿也。桃園。園名。逆公子黑臀而立之。實爲成公。逆。迎也。迎於周也。黑臀。晉文公子。襄公弟。成公也。

郤獻子聘于齊。獻子。晉卿郤缺之子。克也。聘。在魯宣十七年。齊頃公使婦人觀而笑之。郤子跛。齊頃公帷婦人。使觀郤子將升。婦人笑于房。郤獻子怒。歸請伐齊。范武子退自朝。武子。晉正卿士會。曰。燮乎。吾聞之。燮。武子之子。文子也。干人之怒。必獲毒焉。夫郤子之怒甚矣。不

逞於齊。必發諸晉國。逞。快也。不快心以伐齊。必發怒於晉國。不得政。何以逞怒。得政。爲政也。余將致政焉。以成其怒。致。歸也。無以內易外也。爾勉從二三子。以承君命。唯敬。二三子。晉諸卿。承。奉也。乃老。乃。告老。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廋。隱也。謂以隱伏譎詭之言。問於朝也。東方朔曰。非敢詬之。與爲隱耳。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解其三事。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父兄。長老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也。掩。蓋也。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委。委貌冠笄。譬也。

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靡笄。齊山名。魯成二年。晉郤克伐齊。從齊師於靡笄之下。戰於鞌。獻子時爲司馬。將斬人以爲戮。罪在可赦。郤獻子駕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獻子請以徇。其僕曰。子不將救之乎。獻子曰。敢不分謗乎。言欲與韓子分謗共非也。言能知此。故從事不乖。靡笄之役。郤獻子傷。傷於矢也。傳曰。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喙。喙。短氣貌。張侯御曰。三軍之心。在此車也。張侯。晉大夫解張也。在此車。謂車進退則進。車退則退。其耳目在於旗鼓。耳。聽鼓音。目。視旗表。車無退表。鼓無退聲。表。旍旗也。車表。鼓音。進退異數。軍事集焉。集。成也。吾子忍之。不可以言病。受命於廟。將行告廟。受脤於社。脤。宜社之肉。受以脤器。甲胄而效死。戎之政也。帶甲纓冑。死而後已。此兵之常政。病未若死。祇以解志。祇。適也。乃在幷轡右援枹而鼓之。馬逸不能止。三軍從之。逸。奔也。齊師大敗。逐之。三周華不注之山。周。匝也。華。齊地。不注。山名。

靡笄之役。郤獻子師勝而返。范文子後入。文子時佐上軍。武子曰。燮乎。女亦知吾望爾也乎。兵凶事。文子後入。故憂望。對曰。夫師。郤子之師也。郤子請伐齊。又爲元帥。其事臧。臧。善也。謂師有功。若先。則恐國人之屬耳目於我也。故不敢。屬。猶注也。武子曰。吾

知免矣。知免於苔。

靡笄之役。郤獻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力。功也。對曰。克也以君命。命三軍之士。三軍之士用命。克也何力之有焉。范文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燮也受命於中軍。以命上軍之士。上軍之士用命。燮也何力之有焉。欒武子見公曰。武子。晉卿。欒枝之孫。欒盾之子。書也。時將下軍。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書也受命於上軍。以命下軍之士。下軍之士用命。書也何力之有焉。

靡笄之役也。郤獻子伐齊。齊侯來。齊侯以靡笄之役。故服而朝晉。在魯成三年。獻之以得殞命之禮。獻。致饋也。獻。遺豆之數。如征伐所獲國君之獻禮。以得。言不得也。伐國獲君。若秦獲晉惠。是爲殞命。今齊雖敗。頃公不見得。非殞命也。故苗賁皇以郤克不知禮。司馬法曰。其有殞命。行禮如會。所爭義不爭利。曰。寡君使克也。不腆弊邑之禮。爲君之辱。敢歸諸下執政。以整御人。歸。饋也。執政。執事也。整。頓也。御人。婦人。願以此報君。御人之笑已者。苗賁皇曰。郤子勇而不知禮。賁皇。晉大夫。楚鬬椒之子。矜其伐而恥國君。矜。大也。伐。功也。其與幾何。言將不終命。梁山崩。以傳召伯宗。傳。驛也。伯宗。晉大夫。孫伯糾之子。遇大車當道而覆。立而辟之。曰避傳。大車。牛車也。辟。使下道避車也。對曰。傳爲速也。若俟吾避。則加遲矣。加。益也。不如捷而行。旁出爲捷。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絳。晉國都。伯宗曰。何聞。曰梁山崩。而以傳召伯宗。伯宗問曰。乃將若何。對曰。山有朽壤而崩。將若何。朽。腐也。不言政失所爲。而稱朽壤。言避也。夫國主山川。爲山川主。孔子曰。夫顓臾。爲東蒙主。故川涸山崩。君爲之降服出次。涸。竭也。川竭山崩。君降服縞素。出次於郊。乘縵不舉。策於上帝。縵。車無文。不舉。不舉樂。策於上帝。以簡策之文告天也。周禮。四鎮五嶽崩。命去樂。國三日哭。以禮焉。以禮於神也。周禮。國有大災。三日哭。雖伯宗。亦如是而已。其若之何。

問其名。不告。請以見。不許。（以見於君。）伯宗及絳。以告而從之。（以車者之言告君。君從之。）伯宗朝以喜歸。（朝罷而有喜色。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智似陽子。（智辯如陽子處父。）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主。尚也。）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戴。奉也。上。賢也。才在人上也。）難必及子乎。盍亟索士整庇州犂焉。（亟。疾也。整。整頓也。庇。覆也。州犂。伯宗子。伯州犂。）得畢陽。（畢陽。晉士。）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欒弗忌。晉大夫。伯宗之黨。三郤害弗忌。故譖伯宗。并殺之。在晉成十五年。）畢陽實送州犂于荊。（荊。楚也。犂。奔楚爲太宰。）

國語卷第十二

晉語六　厲公

趙文子冠。（文子，趙盾之孫，趙朔之子。）趙武也。冠，謂以士禮始冠。見欒武子。（武子，欒書。）禮既冠，奠贄于君，遂以贄見卿大夫。美哉，美成人也。昔吾逮事莊主。（莊主，趙朔。）莊子，（莊子，趙朔之諡。）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榮者有色貌，實之不知，華而不實也。）見中行宣子。（宣子，晉大夫中行桓子之子荀庚。）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惜己年老，不見文子德所至。）見范文子。（文子，范燮。）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智不足者，得寵而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言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聽謗譽也。）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工，矇瞍也。誦，誦讀前世箴諫之語。）在列者獻詩，（列，位也，謂公卿至於列士獻詩以諷也。）使勿兜。（兜，惑也。）風聽臚言於市，（風，采也。臚，傳也。采聽商旅所傳善惡之言。）辨祆祥於謠。（辨，別也。祆，惡也。祥，善也。行歌曰謠。丙之辰，檿弧箕服之類是也。）考百事於朝，（百官職事。）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術，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郤駒伯。（駒伯，晉卿郤錡。）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恃年自矜。）見韓獻子。（獻子，晉卿韓厥。）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蔑，無也。）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物，類也。）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糞除，喻自修潔。）見智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武子，晉卿荀首之子，荀罃。）成宣之後，而老為大夫，非恥乎。（成，成子，文子曾祖，趙衰也。宣，宣子，文子祖父，趙

盾也。言文子二賢之後。長老乃爲大夫。非恥乎。欲其修德早爲卿也。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導前志以佐先君。導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導達也。志記也。佐助也。先君文公也。以政得政。夫宣子盡諫於襄靈。襄文公子。靈公父。以諫取惡。不憚死進。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濟成也。見苦成叔子。苦成叔郤犨。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執官爲大夫。吾安容子。見溫季子。溫季子郤至。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之。言汝不如誰。可以求其次。不欲其高遠。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晉大夫張孟。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滋益也。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物事也。人事已備。能行與否。在子之志。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不足稱述。智子之道善矣。道訓也。是先主覆露子也。先主謂成宣。露潤也。

厲公將伐鄭。厲公晉景公之子州蒲。伐鄭。鄭從楚故也。在魯成十六年。范文子不欲。曰。若以吾意。諸侯皆叛。則晉可爲也。爲治也。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叛輒伐之。故爲難本。得鄭憂滋長焉用。鄭故楚必救之。憂益長。郤至曰。然則王者多憂乎。文子曰。我王者也乎哉。言俱諸侯。夫王者成其德而遠人以其方賄歸之。故無憂。方所在之方賄財也。今我寡德。而求王者之功。故多憂。我晉也。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無土求富。行不得息。

厲公六年。伐鄭。六年魯成十六年。且使苦成叔及欒黶興齊魯之師。苦成叔郤犨。欒黶欒書之子桓子。郤犨如齊。欒黶如魯。皆乞師。楚恭王帥東夷救鄭。恭王楚莊王之子。歲也。或作審。東夷楚東之夷。楚半陣。公使擊之。欒書曰。君使黶也。興齊魯之師。請俟之。郤至曰。不可。楚師將退。我擊之。必以勝歸。將退無鬬心。擊故可勝。夫陣不違忌。一間也。違避也。忌。晦也。閒隙也。晦陰氣盡。兵亦陰。故忌之經。書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

于鄢陵。夫南夷與楚來。而不與陣。二閒也。南夷據在晉南。不與陣。不欲戰。夫楚與鄭陣。而不與整。三閒也。雖俱陣。不整齊。且其士卒在陣而譁。四閒也。譁。囂也。夫衆聞譁則必懼。五閒也。鄭將顧楚。楚將顧夷。莫有鬬心。不可失也。公說。於是敗楚師於鄢陵。欒書是以怨郤至。怨其反己。專其美。

鄢之戰。郤至以韎韋之跗注。三逐楚平王卒。三君云。一染曰韎。鄭後司農說。以爲韎。茅蒐染也。韎聲也。昭謂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茅蒐成韎也。凡染一入爲縓。跗注。兵服。自要以下注於跗。見王必下奔。下車奔走。退戰。王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工尹。楚官。襄。其名。問。遺也。曰。方事之殷也。事。戎事。殷。盛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屬見不穀而下。無乃傷乎。屬。適也。傷。恐其傷。郤至甲胄而見客。免胄而聽命。免。脫也。曰。君之外臣至。以寡君之靈。間蒙甲胄。蒙。被也。被介在甲胄之閒。不敢當拜君命之辱。爲使者故。敢三肅之。禮。軍事事肅拜。肅。下手至地。君子曰。勇以知禮。禮。軍禮。

鄢之役。晉人欲爭鄭。與楚爭鄭。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爲人臣者。能內睦而後圖外。睦。親也。不睦而圖外。必內爭。盍姑謀睦乎。姑。且也。考訊其阜以出。則怨靖。訊。問也。阜。衆也。靖。安也。言內直謀相親愛。乃考問百姓。知其虛實。然後出軍用師。則怨惡自安息。鄢之役。晉伐鄭。荊救之。荊。楚也。大夫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君人者刑其民。以刑正其民。成而後振武於外。成。平也。是以內和而外威。威。畏也。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刀鋸。小人之刑。弊。敗也。日敗。用之數也。而斧鉞不行。斧鉞。大刑。不行於大臣也。內猶有不刑而況外乎。夫戰。刑也。言用兵猶用刑。刑之過也。刑殺有過者也。過由大。由大臣也。而怨由細。怨。望者由小細民。故以惠誅怨。誅。除也。以忍去過。忍。以義斷。細無怨而大不過。而後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外刑乎大人。外者。刑不及也。而忍於小

民忍行之於小民將誰行武武不行而勝幸也幸徼倖也幸以爲政必有內憂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詎非聖人必偏而後可詎猶自也偏偏有一偏而在外猶可救也在外有患也疾自中起是難盍姑釋荊與鄭以爲外患乎釋置也鄢之役晉伐鄭荊救之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軍上下中軍之上下也傳曰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又曰欒范以其族夾公行欒武子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德而服者衆必自傷也不義而彊其弊必速稱晉之德諸侯皆叛國可以少安稱副也副晉之德而爲之宜諸侯皆叛不復征伐還自整修則國可以少安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詎非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盍姑釋荊與鄭以爲外患乎諸臣之內相與必將輯睦不復征伐無所爭也今我戰又勝荊與鄭吾君將伐智而多力力功也將自伐其智自多其功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曙而益婦人田曙近也謂嬖臣大謂增其祿婦人愛妾也不奪諸大夫田則焉取以益此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徒空也與辭也幾人言必多戰若不勝則晉國之福也戰若勝亂地之秩者也亂地也亂故地秩常也其產將害大盍姑無戰乎產生也言其生變將害大臣欒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韓之戰秦獲惠公在魯僖十五年邲之役三軍不振旅楚敗晉師於邲在魯宣十二年師敗軍散故不能振旅而入箕之役先軫不復命晉人敗狄于箕先軫死之故不反命於君在魯僖三十三年晉國之政固有大恥三今我任晉國之政雖有後患非吾所知也不能慮遠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有二福擇取其重有二禍擇就其輕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晉國故大恥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爲諸侯笑也不相聽謂不惠公不與慶鄭相聽以隕於韓先穀不與林父相聽以亡於箕不如敗於邲先軫不與襄公相聽以亡於箕盍姑以違蠻夷爲恥乎欒武子不聽遂與荊人戰於鄢陵大勝

之。鄢陵。於是乎君伐智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殺三郤而尸諸朝。三郤。錡。犨。至也。尸。陳也。納其室以分婦人。納。取也。室。妻妾貨財。於是乎國人不蠲。蠲。潔也。不潔公所爲。遂弒諸翼。葬於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翼。故晉都。匠麗氏反自鄢。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欲以胥童夷羊五長魚矯爲卿。故殺三郤。又以兵劫欒書中行偃。執公。十八年正月。使程滑弒公。葬之以車一乘。不成喪也。厲公之所以死者。唯無德而功烈多。服者衆也。烈。業也。服。者衆。謂魯成十二年。會于瑣澤。敗狄于交剛。十三年。敗秦于麻隧。十五年。盟于戚。會吳于鍾離。十六年。敗楚于鄢陵。并會伐鄭。十七年。同盟于柯陵。

鄢之役。荊壓晉軍。壓。謂掩其不備。傳曰。甲午晦。楚壓晉軍而陣。軍吏患之。將謀。謀所以拒扞。范匄自公族趨過之。匄。范文子之子。自公族爲公族大夫。曰。夷竈堙井。非退而何。夷。平也。堙。塞也。使晉軍塞井夷竈。示必死。不復飲食。非退而何。言楚必退也。傳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是也。范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命也。童子何知焉。且不及而言姦也。必爲戮。言讒不及匄。而匄言之。是爲有姦。故必爲戮。苗賁皇曰。善逃難哉。文子欲興讒大臣。不掩蓋人。是爲避難。既退。荊師於鄢。將穀。穀。處其館。食其穀也。傳曰。晉師三日館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公戎車馬前。曰。君幼弱。諸臣不佞。佞。才也。吾何福以及此。吾聞之。天道無親。唯德是授。吾庸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楚乎。庸。用也。用知天先授晉以勸楚。楚修德。以報晉乎。君與二三臣其戒之。戒。備也。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隆。盛也。墉。牆也。

反自鄢。范文子謂其宗祝。宗。宗人。祝。家祝。曰。君驕泰而有烈。烈。功也。夫以德勝者。猶懼失之。而況驕泰乎。君多私。今以勝歸。私必昭。私。嬖臣妾也。昭。顯也。昭私難必作。龍必去舊。必作難。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爲我祈死。祈。求也。先難爲免。免於亂。免於禍。使勝楚而以勸晉。

七年夏。范文子卒。晉厲公七年。冬。欒作。始於三郤。卒於公。公殺三郤。欒中行畏誅。乃弒公。既戰。獲王子發鉤。發鉤。楚公子茷。傳曰。楚公子茷。欒書謂王子發鉤曰。子告君使告晉君。曰。郤至使人勸王戰。及齊魯之未至也。言勸楚王。使與晉戰。乞師於齊魯。時尚未至。言晉可敗。且夫戰也。微郤至。王必不免。微。無也。言郤至見王必下趨。故得免。吾歸子。子告晉君如此。吾令子歸楚。發鉤告君。君告欒書。欒書曰。臣固聞之。固。久也。郤至欲爲難。使苦成叔緩齊魯之師。已勸君戰。戰敗。將納孫周。孫周。悼公也。事不成。故免楚王。然戰而擅捨國君。而受其問。不亦大罪乎。問。謂弔也。且今君若使之於周。必見孫周。君曰諾。欒書使人謂孫周曰。郤至將往。必見之。郤至聘於周。公使覘之。見孫周。覘。微視也。是故使胥之昧與夷羊五刺郤至。苦成叔及郤錡。胥之昧。胥童也。夷羊五。皆厲公嬖臣。郤錡謂郤至曰。君不道於我。我欲以吾宗與吾黨夾而攻之。雖死必敗。君必危。其可乎。郤至曰。不可。至聞之。武人不亂。勇而不義。則不爲武。智人不詐。爲詐則不爲智。仁人不黨。不黨。不偏黨。夫利君之富。富以聚黨。利君寵祿以得富。故有徒黨。利黨以危君。君之殺我也。後矣。後。晚也。且衆何罪。鈞之死也。不若聽君之命。鈞。等也。等一死。不欲爲亂。是故皆自殺。傳曰。三郤將謀於榭。長魚矯以戈殺之。言自殺取其不校自殺之道。既刺三郤。欒書弒厲公。乃納孫周而立之。實爲悼公。

長魚矯既殺三郤。乃脅欒中行。謂與胥童共脅之。脅。劫也。欒。欒書。中行。中行偃也。而言於公曰。不殺此二子者。憂必及君。言二子懼誅。必將圖君。公曰。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也。對曰。臣聞之。亂在內爲先。在外爲姦。御先以德。禦姦以刑。禦。止也。以德。以德綏之。以刑。以刑誅除。今治政而內亂。不可謂德。除鯁而避彊。不可謂刑。鯁。害也。德刑不立。姦先並至。臣脆弱。不能忍俟也。

乃奔狄。三月。厲公弒。魯成十七年十二月。長魚矯奔狄。閏月。欒中行殺胥童。十八年正月。厲公弒。欒武子中行獻子圍公於匠麗氏。匠麗氏。嬖大夫家。嬖乃召韓獻子。獻子辭曰。弒君以求威。非吾所能爲也。求威。求立威。威行爲不仁。事廢爲不智。威行於君。爲不仁。事廢不成。爲不智。享一利亦得一惡。非所務也。昔者吾畜於趙氏。畜。養也。韓獻子見成養於趙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孟姬。趙盾之子。趙朔之妻。晉景公之姊。與盾之弟樓嬰通。嬰兄趙同括放之。姬譖同括於景公。景公殺之。時獻子能違其兵難。卒存趙武。未可脅與殺君。在魯成八年。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尸。主也。二三子不能事君。安用厥也。中行偃欲伐之。欒書曰。不可。其身果而辭順。果。謂敢行其志。順。順人從之。故無不行。果者志不疑。故無不徹。徹。達也。犯順不祥。伐果不克。克。勝也。夫以果戾民。不犯也。戾。師也。以果敢帥順道而行之。故民不犯。吾雖欲攻之。其能乎。乃止。

國語卷第十三

晉語七　悼公

既弒厲公。欒武子使智武子。巟恭子如周迎悼公。武子。欒書也。智武子。荀罃也。巟恭子。士魴也。食邑於巟。悼公。周子也。時年十四。庚午。大夫逆于清原。清原。晉境。公言於諸大夫曰。孤始願不及此。及。至也。孤之及此。天也。引天以自重。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元。善也。稟。受也。若稟而棄之。是焚穀也。穀所以生。仰其稟而不材。是穀不成也。不材。不可用。不成。謂秕也。穀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二三子之虐也。孤欲長處其願。出令將不敢不成。不敢。爲秕政。二三子爲令之不從。故求元君而訪焉。訪。謀也。爲民不從大夫之令。故求善君而謀之。孤之不元。廢也。其誰怨。廢。以不善見廢。元而以虐奉之。二三子之制也。制。專制。若欲奉元以濟大義。將在今日。若欲暴虐。以離百姓。反易民常。亦在今日。反易民常。謂下不事上。圖之進退。願由今日。悼公承篡弒之後。嫌臣不從。故以此約厲。大夫對曰。君鎮撫羣臣。而大庇蔭之。無乃不堪君訓。而陷於大戮。以煩刑史。刑。刑官。司寇。史。太史。掌書法。辱君之允令。允。信也。敢不承業。乃盟而入。承。奉也。業。事也。辛巳。朝于武宮。武宮。武公廟。定百事。立百官。議定百事。而立其官。使主之。謂改其舊時之非者。育門子。選賢良。門子。大夫之適子。周禮曰。其正室皆謂之門子。育。長也。長育其才。選用賢良。興舊族。出滯賞。舊族。舊臣之子孫也。滯賞。謂有功於先君。未賞者。謂呂相之屬。畢故刑。赦囚繫。故刑。若今被刑居作者。畢之。不復作矣。囚繫者。赦之。傳曰。宥罪戾。是也。宥閒罪。薦積德。閒。罪。刑。罰之疑者。宥。赦也。薦。進也。積德之士。進用之。逮鰥寡。逮。及也。謂惠及

也。振廢淹。振，起也。淹，久也。謂本賢人以小罪久見廢，起用之也。養老幼。養有常餼。恤孤疾。無父曰孤。疾，廢疾也。年過七十，公親見之。謂賢者。知稱曰王父。敢不承。稱曰王父，尊而親之。所以盡其心也。故不敢不承命。

二月乙酉，公卽位。傳曰：館於外，至此乃就宮朝也。使呂宣子將下軍。宣子，呂錡之子，呂相是也。曰：邲之役，呂錡佐智莊子於上軍。上，當爲下，字之誤也。呂錡，廚武子也。智莊子，荀首也。時爲下軍大夫，事在魯宣十二年。唐尚書云：荀首將上軍，誤也。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羽。連尹，楚官名。子羽，智莊子之子。智罃之字，邲之戰，楚人囚智罃，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莊子，射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歸。魯成三年，晉人歸楚穀臣，與襄老之尸，以求智罃。楚人許之。故曰以免子羽。鄢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魯成十六年，晉楚戰于鄢陵，呂錡射楚恭王中目，楚師敗，楚養由基射呂錡中項而死。王以定晉國，而無後。孫無後，子孫無在顯位者。其子孫不可不崇也。崇，高也。使巎恭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季，少子。武子，士會也。文子，士燮也。母弟，同母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宣，明也。法，執秩之法。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定諸侯，謂爲軍帥，能使諸侯事晉，賴蒙也。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巎季屏其宗。屏，藩也。使令狐文子佐之。文子，魏顓也。令狐，邑名。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鍾。克，勝也。魯宣十五年，六月癸卯，晉荀林父將滅赤狄潞氏，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欲敗晉兵，壬午，晉景公治兵以略狄土，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輔氏，晉地。杜回，秦力士，勳功也。景鍾，景公鍾。至于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興也。育，遂也。君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爲太傅。貞子，晉卿士穆子之子。士渥濁也。帥，循也。宣，徧也。惠，順也。知右行辛之能以數宣物定功也，使爲元司空。右行辛，晉大夫賈辛也。數，計也。宣，明也。物，事也。能以計數明事定功，故爲司空。司空，掌邦事，謂建都邑，起宮室，經封洫之屬。知欒糾之能御，以和于政也，使爲戎御。欒糾，晉大夫弁糾，政戎御，御公戎車。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爲戎右。荀賓，晉大夫，戎右，公戎車之右。知有力而不暴，故可親近。欒伯

請公族大夫。欒伯（欒武子、公族大夫。）掌公族與卿之子弟。公曰。荀家（荀家、晉大夫。）荀會文敏。（荀會、荀家之族。）屬也果敢。（屬、樂書之子桓子。）無忌鎮靜。（無忌、韓厥之子、穆子。）鎮重也。靜安也。使茲四人者爲之。（茲、此也。）夫膏粱之性難正也。（膏肉之肥者。粱食之精者。言食肥美者率多驕放。其性難正。）故使惇惠者教之。（教道藝。）使文敏者導之。（導其志也。）使果敢者諗之。（諗告也。告得失。）使鎮靜者修之。（修治其氣性。）惇惠者教之。則偏而不倦。（倦、懈也。）文敏者導之。則婉而入。（婉、順也。）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鎮靜者修之。則壹。（壹、均一也。）使茲四人者。爲公族大夫。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爲元尉。（祁奚、晉大夫、高梁伯之子。元尉、中軍尉。）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羊舌職、晉羊舌大夫之子。敏達也。肅敬也。給足也。）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爲元司馬。（魏絳、魏犨之子、莊子也。元司馬、中軍司馬。）知張老之智而不詐也。使爲元候。（張老、晉大夫。元候、中軍候奄。）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彊也。使爲與尉。（遏寇、晉大夫。與尉、上軍尉。）知籍偃之惇帥舊職而恭給也。使爲與司馬。（籍偃、晉大夫、籍季之子。籍遊也。與司馬、上軍司馬也。）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爲贊僕。（程鄭、晉大夫荀騅之曾孫、程季之子。端正也。淫邪也。贊僕、乘馬御也。六騶屬焉。）

始合諸侯于虛打。以救宋。（虛打、宋地。宋魚石叛宋而之楚。楚伐宋取彭城以封之。故悼公合諸侯以救宋。在魯成十八年。）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且觀道逆者。（延、陳也。陳君之稱譽於四方。且觀諸侯之有道德與逆亂者。）呂宣子卒。（呂相、宣子。）公以趙文子爲文也。（文子、趙武。文有文德。）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說云。新中軍也。昭時但言新軍。無中軍。）三年。公始合諸侯。（悼公三年、魯襄二年。悼公元年、始合諸侯于虛打。此傳言始合者、謂四年將會于雞丘。於此始命。）四年。諸侯會于雞丘。（雞丘、雞澤也。在魯襄三年。）於是乎布命結援。脩好申盟而還。（命謂朝聘之數。同好惡。救災患之屬。申尋也。）令狐文子卒。（文子、魏頡。）公以魏絳爲不犯。（不可以罪犯。）使佐新軍。（傳曰。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然則讓武使爲將。而絳佐之。）使張老爲司徒。（代魏絳。）使范獻子爲候奄。（代張

老。侯奄。元侯也。獻子。范文子之族昆弟。士富也。公譽達于戎。戎。諸戎。無終子之屬五年。諸戎來請服。使魏莊子盟之。於是乎始復霸。莊子。魏絳。繼文公後。故曰復霸。四年。會諸侯於雞丘。述上會時。魏絳爲中軍司馬。公子揚干亂行於曲梁。揚干。悼公之弟。行列曲梁。晉地。魏絳斬其僕。僕。御也。公謂羊舌赤。赤。羊舌職之子。銅鞮伯華。曰。寡人屬諸侯。屬。會也。魏絳戮寡人之弟。爲我勿失。戮。辱也。爲我執之勿失。赤對曰。臣聞絳之志有事不避難。有罪不避刑。其將來辭。辭。陳。其辭狀。其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而伏劍。僕人。掌傳命。絳聞公怒。欲自殺。士魴張老交止之。交。夾也。僕人授公。公讀書曰。臣誅於揚干。不忘其死。誅。責也。曰君乏使使臣狃中軍之司馬。日。前日。狃。正也。臣聞師衆以順爲武。順。順令也。軍事有死無犯爲敬。有死其事。無犯其令。是爲敬命。君合諸侯。臣敢不敬。敢不敬。奉其職。君不說。請死之。請。就也。公跣而出。跣。徒跣也。曰。寡人之言。兄弟之禮也。子之誅。軍旅之事也。請無重寡人之過。反役。與之禮食。反役。自役反也。禮食。公食大夫之禮。令之佐新軍。上章曰。以魏絳爲不犯。使佐新軍。是也。祁奚辭於軍尉。辭。請老也。公問焉。曰孰可。誰可自代。對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少。稚也。婉。順也。遊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不戲弄也。其壯也。彊志而用命。此壯。謂未二十時。志識也。命。父命。守業而不淫。業。所學事業。其冠也。和安而好敬。冠。二十也。柔惠小物。柔。仁也。惠。愛也。而鎮定大事。鎮。安也。言智思能安定也。有直質而無流心。流。放也。非義不變。言從義也。非上不舉。舉。動也。放上而動。若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大事。軍事。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薦。造也。所能擇。父能擇子。比。比方也。義。宜也。公使祁午爲軍尉。歿平公。軍無秕政。歿。終也。平公。悼公之子彪。秕。以穀謚也。五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和諸戎。悼五年。魯襄四年。無終。山戎之國。今爲縣。在北平。子。爵也。嘉父。名也。孟樂。嘉父之臣。莊

子。魏絳和諸戎。諸戎欲服從於晉。公曰。戎狄無親而好得。不若伐之。無親。無恩親。好得。貪貨財。魏絳曰。勞師於戎。而失諸華。諸華。華夏。用師於戎。不得存恤諸侯。諸侯必叛。故失。雖有功。猶得獸而失人也。安用之。且夫戎狄荐處。荐。聚也。貴貨而易土。貴。重之。易。輕也。予之賞而獲其土。其利一也。邊鄙耕農。不儆。其利二也。戎狄事晉。四鄰莫不震動。其利三也。震。懼也。君其圖之。公說。故使魏絳撫諸戎。於是乎遂伯。

韓獻子老。獻子。韓厥。說云。爲公族大夫。老而辭位。昭謂韓厥晉卿。魯成十六年。傳曰。韓厥將下軍。十八年。晉悼公即位。傳曰。韓獻子爲政。使公族穆子受事於朝。穆子。厥之長子。無忌也。唐尚書云。獻子致仕。而用其子。爲公族大夫。昭謂初悼公元年。使無忌爲公族大夫。在魯襄七年。後七年。獻子告老。欲使爲卿。有廢疾。讓其弟起。公聽之。更使掌公族大夫。辭曰。厲公之亂。無忌備公族。不能死。亂。謂見弒。公族同姓。臣聞之曰。無功庸者。不敢居高位。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今無忌智不能匡君。使至於難。仁不能救。勇不能死。敢辱君朝。以忝韓宗。請退也。固辭不立。悼公聞之曰。難雖不能死君。而能讓。不可不賞也。使掌公族大夫。掌。主也。初爲公族大夫。今使主之。是爲賞。

悼公使張老爲卿。卿。佐新軍。辭曰。臣不如魏絳。夫絳之智。能治大官。大官。卿也。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公室。不忘利公室。其勇。不疚於刑。疚。病也。能斷決。其學不廢。其先人之職。若在卿位。外内必平。且雞丘之會。其官不犯。不犯。戮楊干。而辭順。不可不賞也。公五命之。固辭。乃使爲司馬。使魏絳佐新軍。事已見上。欲見張老之讓。故復言之。

十二年。公伐鄭。軍于蕭魚。悼公十二年。晉襄十一年。鄭從楚。故伐之。軍蕭魚。鄭服也。鄭伯嘉來納女工。妾三十人。女樂二八。嘉。鄭僖公子。簡公也。女。美女也。工。樂師也。傳曰。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是也。妾。給使者。女工妾凡三十人。女樂。今伎女也。八人爲佾。備八音也。或云。女工有伎者也。與傳相違。失之矣。賈侍中云。妾。女樂也。下別有女樂二八。則賈君

所云似非也歌鍾二肆歌鍾歌時通奏肆列也凡懸鍾磬全爲肆半爲堵及寶鎛鎛小鍾也寶鄭所寶輅車十五乘輅廣車軵車也十五各十五兵車百乘傳曰廣車軵車淳十五凡淳偶也公錫魏絳女樂一八歌鍾一肆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而正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請與子共樂之八年和戎狄後八年也七合諸侯一謂魯襄五年會于戚二謂七年會于鄢三謂八年會於邢丘四謂九年同盟于戲五謂十年會于祖六謂十一年會于亳城北七謂今會于蕭魚魏絳辭曰夫和戎狄君之幸也幸幸而合八年之中七合諸侯君之靈也靈神也二三子之勞也謂諸軍帥臣焉得之焉得專也公曰微子寡人無以待戎無以濟河微無也濟河南服鄭二三子何勞焉子其受之君子曰能志善也志識也

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司馬侯晉大夫汝叔齊樂見士民之殷富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善善爲德惡惡爲義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爲日在君側爲行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肸叔向之名春秋紀人事之善惡而目以天時謂之春秋周史之法也時孔子未作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彪平公也

國語卷第十四

卷十四

晉語八　平公

平公六年。平公。悼公之子彪。六年。魯襄二十一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箕遺。黃淵。嘉父。皆晉大夫。欒盈之黨。盈卒。祁奚老州賓通。盈之。祁懼。恐諸將逐之。箕遺黃淵等知之。而作亂。宣子殺遺淵。嘉父司空靖郹豫。董叔。郹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公遂逐羣賊。羣賊。欒盈之黨。謂智起。中行喜。州綽。邢蒯之屬。逐之出奔齊。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于今。亂兵不輟。陽畢。晉大夫。穆侯。唐叔八世孫。桓叔之父。晉亂自桓叔始。輟。止也。民志不厭。禍敗無已。厭。極也。已。止也。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速。召也。陽畢對曰。本根猶樹。本根。亂本。謂欒氏猶樹。倘樹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也。今若大其柯。柯。斧柄。所以伐木。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閒。閒。息也。謂滅欒氏。而去其黨。公曰。子實圖之。對曰。圖在明訓。訓。教也。明訓在威權。言既有明教。在威權以行之。威權在君。言不在臣。君綸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綸。擇也。常位。謂世有功烈於國。而中微者。亦綸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逞。快也。是遂威而遠權。遂。申也。遠。權。權。及後嗣。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勿從。言皆從君。若從。則民心皆可畜。皆可畜養而教導之。畜其心而知其欲惡。人孰偷生。欲惡。情欲好惡。偷。苟也。若不偷生。則莫思亂矣。且夫欒氏之誣晉國久也。誣。罔也。以惡取善曰誣。謂欒書弒厲公。然民被其德。不以爲惡。傳曰。武子之德在民。若周人之思邵公。欒書實殺宗弒厲公。以立悼。以取重於國。厚其家。若滅欒氏。則民威矣。威。畏也。今吾

若起瑕原韓魏之後而賞立之則民懷矣瑕瑕嘉原原軫韓韓萬魏畢萬之後皆晉賢人有常位於國者威與懷各當其所則國安矣君治而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君曰欒書立吾先君先君悼公欒盈不獲罪如何言盈不得罪於國爲其母范祁所譖耳如何可滅陽畢曰夫正國者不可以暱於權暱近也言當遠權爲久長計行權不可以隱於私以私恩隱蔽其罪無以正國暱於權則民不導不可訓導行權隱於私則政不行政不行何以導民民之不導亦無君也與無君同則其爲暱與隱也復害矣且勤身復反也勤勞也反害于國而勞君身君其圖之若愛欒盈則明逐羣賊而知國倫數而遣之羣賊欒盈之黨倫理也厚箴戒圖以待之箴猶勑也待備也彼若求逞志而報於君罪孰大焉滅之猶少猶少滅之恐少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謂賂其所適之國厚寄託之而勸勉焉公許諾盡逐羣賊而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欒盈祁午中軍尉曲沃欒盈邑欒盈出奔楚遂令於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力於先君而子孫不立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授以爵位而立居三年後三年也欒盈晝入爲賊於絳欒盈在楚一年而奔齊魯襄二十三年齊莊公使析歸父藩載盈及其士納諸曲沃夏四月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范宣子以公入于襄公之宮襄宮完固故就之傳曰晉人曰奉公以如固宮傳欒盈不克出奔曲沃遂刺欒盈滅欒氏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是以沒平公之身無內亂也

欒懷子之出懷子盈也出奔楚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執政正卿范宣子也從欒氏者大戮施陳也陳其尸欒氏之臣辛俞行行從盈也吏執之獻諸公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也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欒氏而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臣聞之曰三世事家君之三世爲大夫家臣事之如國君再世以下主之大夫稱主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

也。自臣之祖。以無大援於晉國。世隸於欒氏。於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從君者爲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敢。不敢也。言不敢忘死而叛其君。煩君司寇以刑臣。公說。說其執義。固止之。不可。厚賂之。辭曰。臣嘗陳辭矣。心以守志。辭以行之。所以事君也。若受君賜。是墮其前言。墮。壞也。臣無二君。若受君賜。是有二心。君問之。陳辭未退而逆之。何以事君。逆。反也。君知其不可得也。乃遣之。

叔魚生。其母視之。叔魚。晉大夫。叔向母弟羊舌鮒。視相察也。曰。是虎目而豕喙。虎視耽耽。豕喙長而銳。鷹肩而牛腹。鷹肩。肩井斗出。牛腹。脅脹。豺虎可盈。是不可饜也。水注川曰豺。豺。溝也。必以賄死。後爲贊理。受雍子女。而抑邢侯。邢侯殺之。遂不視。不自養視。楊食我生。楊。叔向邑。食我。叔向子伯石也。其母夏姬之女。叔向之母聞之。往。及堂。聞其號也。乃還。曰。其聲豺狼之聲。終滅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宗。同宗也。食我既長。黨於祁盈。盈獲罪。晉殺盈。遂滅祁氏羊舌氏。在魯昭二十八年。

魯襄公使叔孫穆子來聘。在襄二十四年。范宣子問焉。宣子。晉正卿士匄。曰。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言身死而名不朽滅。穆子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言在舜世。不改堯號。在夏爲御龍氏。夏。夏后孔甲之世。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曰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甲能飲食龍。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商。謂武丁之後爲豕韋氏。初。祝融之後。彭姓。爲大彭豕韋二國。爲商伯。其後商滅豕韋。劉氏自御龍代豕韋。故傳曰。以更豕韋之後。在周爲唐杜氏。周。武王之世。唐杜二國名。豕韋自商之末改國於唐。周成王滅唐而封弟唐叔。處遷唐于杜。謂之杜伯。周卑晉繼之爲范氏。其此之謂也。王室微也。晉繼之者。謂爲盟主。以總諸侯。爲范氏者。杜伯爲宣王大夫。宣王殺之。其子隰叔去周適晉。生子輿。爲晉理官。其孫士會。爲晉正卿。食邑於范。爲范氏。對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世祿。世食官邑。魯先大夫臧文仲。其身歿矣。其言立於後世。言其立言可法者。謂若教行父之事君。告糴於齊之屬。此之謂死

而不朽。

范宣子與和大夫爭田。久而無成。成、平也。和、晉和邑之大夫也。爭田之疆界。久而不平。宣子欲攻之。問於伯華。伯華、羊舌赤、魯襄三年、代父職、爲軍尉之佐。伯華曰。外有軍。內有事。赤也外事也。言主軍也。不敢侵官。非其官而與之爲侵官。且吾子之心有出焉。可徵訊也。軍族出也。徵、召也。訊、問也。問於孫林甫。林甫、衛大夫孫文子、魯襄十四年、逐衛獻公、立孫剽、二十六年、寧喜殺剽而納獻公、林甫遂以戚叛事晉。孫林甫曰。旅人所以事子也。唯事是待。旅、客也。言寄客之人、不敢違命。問於張老。三君云、張老、中軍司馬也、昭謂魯襄三年、悼公以張老爲司馬、至襄十六年、平公即位、以其子君臣代之、此時爲上軍將。張老曰。老也以軍事承子。非戎則非吾所知也。戎、兵也。問於祁奚。祁奚既老、平公元年、復爲公族大夫。祁奚曰。公族之不恭。公室之有回。回、邪也。內事之邪。內、朝內也。大夫之貪。是吾罪也。大夫、公族大夫也。若以君官從子之私。懼子之應且增也。外應受我、內增其非。問於籍偃。籍偃、上軍司馬。籍遊。籍偃曰。偃也以斧鉞從於張孟。孟、張夫子、孟、張字。釋夫子而舉。釋、舍也。舉、動也。是反吾子也。吾子、宣子、宣子爲上卿、本使我聽命於張孟。今若背之而從子之私。是反吾子之前令。問於叔魚。叔魚、叔向之弟。叔魚曰。待吾爲子殺之。叔向聞之。見宣子曰。聞子與和未寧。寧、息也。偏問於大夫。又無決。盍訪之訾祁。訾祁、宣子家臣。訾直而博。直能端辨之。端、正也。辨、別也。博能上下比之。且吾子之家老也。家老、家臣。吾聞國家有大事。必順於典刑。典、常也。刑、法也。而訪諮於耆老。而後行之。司馬侯見。侯、汝叔齊。曰。聞吾子有和之怒。吾以爲不信。諸侯皆有二心。是之不憂。二心、欲叛晉。而怒和大夫。非子之任也。祁午見。午、中軍尉。曰。晉爲諸侯盟主。子爲正卿。若能靖端諸侯。使服聽命於晉。晉國其誰不爲子從。何必和。言皆從子之命、何但和大夫乎。盍密和。和、平也。和大以平小乎。勸以大德平小怨。宣子問於

訾祏訾祏對曰。昔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隰叔杜伯之子。違避也。宣王殺杜伯。隰叔避害適晉。生子輿爲理。子輿士蔿之字。理士官也。以正於朝。朝無姦官。爲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績功也。世及武子。佐文襄爲諸侯。諸侯無二心。及爲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文公生成公。成公生景公。及爲成師。居太傅。唐尚書云。缺缺生武子士會。文公五年。士會攝右爲大夫。佐襄公以伯諸侯。諸侯無二心。及爲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文公生成公。成公生景公。及爲成師。居太傅。唐尚書云。爲成公軍師。兼太傅官。昭謂此成當爲景。字誤耳。魯宣九年。晉成公卒。至十六年。晉景公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端刑法。緝訓典。緝和也。國無姦民。上會爲政。盜賊奔秦。是也。後之人可則。是以受隨范二邑。隨范。晉文子武子之子。隨范。晉邑。及文子成晉荊之盟。文子。武子之子。燮也。晉使士燮盟楚於宋西門之外。在魯成十二年。豐厚也。閒隙。瑕釁也。兄弟。鄭衞之國。晉楚爲好。不相加戎。所以厚兄弟之國。豐兄弟之國。使無有閒隙。是以受郇櫟二邑。郇櫟。晉邑。今吾子嗣位。於朝無姦行。於國無邪民。於是無四方之患。而無外內之憂。賴三子之功。而饗其祿位。三子。子輿。武子。文子。今既無事矣。而非和。非恨也。於是加寵。將何治爲。晉加寵於子。將何爲治乎。宣子說。乃益和田而與之和。以所爭田益之。與之平和也。訾祏死。范宣子謂獻子。獻子。宣子之子。范鞅。曰。鞅乎。昔者吾有訾祏也。吾朝夕顧焉。顧。問也。以相晉國。且爲吾家。今吾觀女也。專則不能。謀則無與也。無賢臣也。將若之何。對曰。鞅也吾處恭不敢安易。易。簡也。不敢自安而爲簡略。敬學而好仁。和於政而好其道。言已爲政貴和而好說其道。謀於衆不以賈好。賈。求也。言心樂吝不以求爲好。私志雖夷不敢謂是也。必長者之由。裏善也。由從也。宣子曰。可以免身。平公說新聲。說樂也。新聲者。衞靈公將如晉。舍于濮水之上。聞琴聲焉。甚哀。使師涓以琴寫之。至晉。爲平公鼓之。師曠撫其手而止之。曰。此亡國之音也。昔師延爲紂作靡靡之樂。後而自沈於濮水之中。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乎。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師曠。晉主樂太師子野。君之明兆於衰矣。兆。形也。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也。開通

也故八音以通八風以耀德於廣遠也耀明也風德以廣之風風宣其德廣之於四方也作風山川以遠之遠遠其德周禮每樂一變各有所致謂鱗介毛羽之物山林川澤天地之神祇也風物以聽之言風化之動物莫不傾耳而聽循詩以詠之循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作之有時動有禮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平公射鵻不死鵻鳥小鳥使豎襄搏之失豎內豎襄名也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於朝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爲大甲兕似牛而青善觸人徒林林名一發而死曰殪甲鎧也以封于晉言有才藝以受封爵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鵻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殺之益聞詭辭以諫君忸怩乃趣赦之忸怩慙貌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撫拊之也曰自此其父之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謂其所建爲及諫爭相爲終始以成其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無不可言皆從籍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君子周而不比故偃問之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贊佐也引黨以封己引取也封厚也利己而忘君別也別別爲朋黨也

秦景公使其弟鍼來求成景公秦穆公之玄孫桓公之子鍼后子伯車也在魯襄二十六年叔向命召行人子員子朱曰朱也在此叔向曰召子員子朱曰朱也當御當直也御進也言次應直事叔向曰胙也欲子員之對客也子朱怒曰皆君之臣也班爵同與員同也何以黜朱也黜退也撫劍就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成也子孫爨之爨其福爨或爲賴不集三軍之士暴骨不復戰鬬夫子員導賓主之言無私子常易之易變也姦以事君者吾所

能禦也。拂衣從之。拂，襲也。人救之。平公聞之曰。晉其庶乎。庶，幾於興。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侍曰。公室懼卑。其臣不心競而力爭。

諸侯之大夫盟于宋。盟在魯襄二十七年。晉、楚始同盟以弭諸侯之兵。楚令尹子木欲襲晉軍。子木，屈到之子，屈建也，傳曰將盟，楚人衷甲，襲掩也。曰若盡晉師而殺趙武。則晉可弱也。趙武，晉正卿文子也。文子聞之。謂叔向曰。若之何。叔向曰。子何患焉。忠不可暴。不可侵信不可犯。犯，陵也。忠自中出也。中出也。而信自身。身行信也。其爲德也深矣。其爲本也固矣。故不可損也。損，動也。今我以忠謀諸侯。謀安諸侯。而以信覆之。覆，驗其忠。荊之逆諸侯也。亦云。亦云欲弭兵爲忠信。遜迎也。是以在此。若襲我。是自背其信而塞其忠也。塞，絕也。信反必斃。斃，踣也。忠塞無用。無以用諸侯也。安能害我。且夫合諸侯以爲不信。諸侯何望焉。爲此行也。荊敗我。諸侯必叛之。以弭兵召諸侯，而衷甲以襲晉，故諸侯必叛之。子何愛於死。死而可以固晉國之盟。主何懼焉。言晉有信，諸侯必歸之。是行也。以藩爲軍。藩，籬落也。攀轅卽利而舍。攀，引也。轅，車也。卽，就也。言人不設壘壁。引車就水草便利之地而舍之。候遮扞衛不行。候，候望。遮，遮罔。晝則候遮，夜則遮。二十人爲曹。曹，輩也。去壘三百步。斥，斥犬。其中或視前後左右。謂之狗。附皆守而設。明而羅候遮。二十人。居狗附處。以視聽。候望。明而設。昏而罷。不行者不設之。楚人不敢謀。畏晉之信也。畏晉守信，諸侯與之，故不敢謀。自是沒平公無楚患。

宋之盟。弭兵之盟。楚人固請先歃。楚人，子木。歃，歃血也。叔向謂趙文子曰。夫霸王之勢。在德不在先歃。子若能以忠信贊君。贊，佐也。而裨諸侯之闕。裨，補。闕，缺也。歃雖在後。諸侯將載之。何爭於先。若違於德。而以賄成事。政以賄成。今雖先歃。諸侯將棄之。何欲於先。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岐山之陽。楚爲荊蠻。荊，楚之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

盟。置立也。藉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望表。謂望祭山川立木以爲表。表其位也。鮮卑。東夷國。燎。庭燎也。今將與狎主諸侯之盟。唯有德也。狎。更也。子務德無爭先。務德所以服楚也。乃先楚人。讓使楚先。虢之會。諸侯之大夫。尋宋之盟。欲以脩好弭兵。尋盟未退。而魯伐莒取鄆。是虛僞其言。楚令尹圍將以魯叔孫穆子爲戮。令尹圍。楚恭王之子。樂王鮒求貨焉。不予。鮒。晉大夫。樂國子也。趙文子謂叔孫曰。夫楚令尹有欲於楚。欲得楚國。少懦於諸侯。懦。弱也。以諸侯爲弱。諸侯之故。求治之。不求致也。故事也。必欲治之。非但求致之而已。其爲人也。剛而尚寵。尚。好也。好自尊寵。若及必不避也。以事及於罪者。必加治戮。無所避也。子盍逃之。不幸必及於子。對曰。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之盟。爲社稷也。欲爲衛社稷也。若魯有罪。而受盟者逃。必不免。不免於討。是吾出而危之也。若爲諸侯戮者。魯誅盡矣。必不加師。請爲戮也。夫戮出於身。實難。難。居也。自他及之。何害。何害於義。苟可以安君利國。美惡一心也。美生。惡死。文子將請之於楚。樂王鮒曰。諸侯有盟。未退而魯背之。安用齊盟。齊。一縱不能討。又免其受盟者。晉何以爲盟主矣。言無以復齊一諸侯。必殺叔孫豹。文子曰。有人不難以死安利其國。可無愛乎。若皆卹國如是。則大不喪威。而小不見陵矣。若是道也。果。果。必行也。可以教訓。何敗國之有。吾聞之曰。善人在位。患弗救。不祥。惡人在位。不去。亦不祥。必免叔孫。固請於楚而免之。

趙文子爲室。室。宮也。斲其椽而磨之。椽。榱也。磨。磨礱也。張老夕焉而見之。見匠者爲之也。不謁而歸。謁。告也。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速。去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磨之。加密石焉。密。細密文理。石。謂砥。砥。先粗礱之。加以密砥。諸侯

鼘之。無密石也。大夫斲之。斲其首也。備其物。義也。物備得謂之義。宜。從其等。禮也。從尊卑之等。謂之禮。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鼘也。匠人請皆斲之。通更之。文子曰。恥爲後世之見之也。爲使其也。斲者仁者之爲也。其鼘者不仁者之爲也。

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原。原當作京。京晉葬地。曰。死者若可作也。作起也。吾誰與歸。叔向曰。其陽子乎。陽子。處父。文子曰。夫陽子行廉直於晉國。不免其身。廉直。剛而無計。爲狐射姑所殺。其知不足稱也。稱述也。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夫舅犯見利而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見利。見全身之利。謂與晉文避難。至將反國。無輔佐安國之心。但揣壁請亡。其仁不足稱也。郤後司農。以爲詐請亡。要君以利也。其隨武子乎。武子。范會。納諫不忘其師。言聞之於師。言身不失其友。身有善行。稱友之道。事君不撓而進。進進賢也。不阿而退。阿隨也。退退不肖也。言不隨君。必欲進賢退不肖。

秦后子來奔。后子。景公之弟鍼。來在魯昭元年。趙文子見之。問曰。秦君道乎。問有道否。對曰。不識。難卽言之。故曰不識。文子曰。公子孰於弊邑。必避不道也。對曰。有焉。有不道事。文子曰。猶可以久乎。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孰。言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不誣淫。覺必恃也。鮮不五稔。鮮。少也。稔。年也。少不至五年而亡也。文子視日曰。朝夕不相及。誰能俟五。言朝恐不至夕。文子出。后子謂其徒從者也。曰。趙孟將死矣。夫君子寬惠以卽後。猶恐不濟。今趙孟相晉國。以主諸侯之盟。思長世之德。歷遠年之數。猶懼不終其身。今怳日而歎歲。怳。愉也。歎遲也。怠偷甚矣。怠。懈也。偷。苟也。非死逮之。必有大咎。逮。及也。大咎。非常之禍。冬。趙文子卒。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和視之。和名也。出曰。不可爲也。爲治也。是謂遠男而近女。遠師輔。近女色。惑以生蠱。惑於女以生蠱疾。非鬼非食。惑以喪志。疾非鬼神亦非飲食生於淫惑以喪其志。良臣不生。天命不祐。祐助也。良臣謂趙孟。不生將死。若君不死。必失諸侯。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二三子。晉諸卿。以佐君爲諸侯盟主。於今八年矣。內無苛慝。諸侯不二。苛煩也。慝惡也。子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祐。對曰。自今之謂。從今以往。和聞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闇。言文子不能以明直規輔平公之闇曲使至淫惑。拱木不生危。拱木。大木也。危高險也。松柏不生埤。埤下濕也。以言文子不久存。吾子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退而寵其政。寵榮也。八年之謂多矣。已爲多也。何以能久。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止其淫惑是爲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官猶職官。文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慝。穀之飛實生之。慝惡也。言蠱之爲惡。穀爲之飛。若是類生蠱疾也。穀。物莫伏於蠱。蠱莫嘉於穀。伏藏也。嘉善也。穀與蠱伏而章明者也。穀氣起則蠱伏藏。穀不朽蠱而人食之。章明之道也。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選擇有德者而親近之。以象人之食穀而有聰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慝。靜安也。伏去也。言夜當安女之有德者。以禮自節。以去已蠱害之疾。言蠱害穀。猶女害男。今君一之。一一晝夜也。是不饗穀而食蠱也。蠱喻也。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皿器也。爲蠱作器。血受也。夫文。蟲皿爲蠱。吾是以云。文。字也。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諸侯服。則專於色。過是晉之殃也。過之禍及國。荒淫是歲也。趙文子卒。諸侯叛晉。叛晉從楚。十年。平公薨。十年。後在魯昭十年。

秦后子來仕。后子。景公弟。避景公仕於晉。其車千乘。從車千乘。楚公子干犯晉。叔向爲太傅。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宣子。韓起。代趙文子爲政。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公之孤四命。五百人爲旅。爲田五百頃。人上大

夫。一卒之田。上大夫一命。百人爲卒。爲田百頃。夫二公子者。上大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鈞之。鈞同也。對曰。夫爵以建事。職事也。祿以食爵。隨爵。德以賦之。功庸以稱之。稱副也。若之何以富賦祿也。夫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於朝。韋藩。破前後。木楗。木檐也。唯其功庸少也。言無功庸。雖富不得服尊服。過于朝。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文文織。錯。鐵。言富商之財。足以金玉其車。文錯其服。以無爵位。故不得爲耳。則上韋藩楗木是也。能行諸侯之賄。言其財賄。足以交於諸侯。而無尋尺之祿。無大績於民故也。績。功也。八尺曰尋。且秦楚匹也。若之何其回於富也。回。曲也。乃均其祿。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簡公。僖公之子。嘉也。成子。子產之諡。鄭穆公之孫。子國之子也。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贊。導也。客問君疾。對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徧諭。諭。謂祭祀告謝。而無除。今夢黃熊入於寢門。似羆。熊。不知人殺乎。抑厲鬼邪。人殺。主殺人。厲鬼。惡鬼。子產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大政。美大之政。僑聞之。僑。子產名。昔者。鯀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帝。堯也。殛。殺也。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羽山之淵。鯀既死而神化也。實爲夏郊。禹有天下。而郊祀也。三代舉之。舉。謂不廢其禮。夫鬼神之所及。吉凶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紹。繼也。殷周祀之是也。是故天子祀上帝。上帝。天也。公侯祀百辟。以死勤事。及民者。自卿以下。不過其族。族。親也。今周室少卑。少。微也。晉實繼之。謂爲盟主。統諸侯也。其惑者未舉。夏郊邪。宣子以告。祀夏郊。爲周祀也。董伯爲尸。董伯。晉大夫。神不歆非類。則董伯其姒姓乎。尸。主也。五日公見子產。祭後五日。平公有瘳。故見之。賜之莒鼎。莒鼎出於莒。傳曰。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方上也。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實。財也。無以從二三子。從。隨其儁之屬。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一卒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欒書爲晉上卿。而又不及。其宮不備。其宗器。宮。室。宗器。祭器。宣其德行。

順其憲則。使越于諸侯。越。發聞也。諸侯親之。戎狄懷之。懷。歸也。以正晉國。行刑不疚。疚。病也。以免於難。免弒君之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慾無藝。藝。極也。桓子。欒書之子。厭。略則行志。略。犯也。則。法也。假貸居賄。居。蓄也。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懷子。桓子之子。盈也。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於楚。亡。奔。夫郤昭子。郤。至也。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奢泰於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三卿。郤錡、犫至。又有五人。爲大夫也。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爲能其德矣。能行其德。是以賀。若不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專。獨。承。受。其自桓叔以下。桓叔。韓氏之祖。曲沃桓叔也。桓叔生子萬。受韓以爲大夫。是爲韓萬。嘉吾子之賜。